宋本
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左傳十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五 襄二十二年盡二十四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無傳子叔齊子○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無傳○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書名者寵近小人貪而多馬爲國所患○近附近之近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公頻與晉侯外會今各將罷還魯之守卿遣武仲爲公謝不敏故不書○守手又反爲公于僞反疏注頻與晉侯外會至故不書○正義曰經書正月公至自會則武仲初發公仍未至傳言武仲如晉正爲御叔傲使不論聘晉之意故杜原公之未歸而遣使使又不書於經知是魯之守臣使適晉也二十六年鄭伯朝晉而歸使公孫夏謝不敏知此亦是爲公謝不敏非公命故不書也服虔云武仲非卿故不書前年傳武仲爲司寇後年出奔書於經此年不得云非卿也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御叔魯御邑大夫○過古禾反御叔魚呂反又魚據反曰焉用聖人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焉於虔反知音智又如字疏注武仲至之聖○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鄭玄云聖通而先識也尚書洪範云睿作聖者通識之名時人見其多知故以聖人言之非爲武仲實是大聖也尚書稱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詩稱人之齊聖皇父孔聖母氏聖善皆非大聖也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任使四方○傲五報反使人所吏反注同任音壬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古者家存國邑故以重賦爲罰傳言穆叔能用教○蠹丁故反疏注古者至用教○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云凡建邦國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其食四之一鄭玄云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者土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此是諸侯之國貢王之差也司勳職云凡頒賞地三之一食鄭玄云賞地之稅三分計稅王食其一二全入於臣此采邑貢王之數也然則諸侯之臣受其

采邑者亦當三分之一而歸於公故云古者家其國邑言以國邑爲已之家有貢於公者是減已而貢之故以重賦爲罰言重倍其賦當以三分而二入公也〇夏晉人徵
朝于鄭召鄭使朝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少正鄭卿官也公孫僑子產。少詩照反注及下少年同僑其驕反疏注少正鄭卿官也。正義
曰十九年傳云立子產爲卿知少正是鄭之卿官名也春秋之時官名變改周禮無此名也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
即位魯襄八年即位八月即位年之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
於寡君言朝執事謙不敢斥晉侯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心晉是
以有戲之役在九年。戲許宜反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
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
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實朝言觀釁飾辭也言欲往視楚知可去否。共音恭下共祀同釁許勤反晉於是乎有蕭魚
之役在十一年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姓故而何敢差池差池
不齊一。〇差初宜反又初佳反一音七河反注同池徐本作沱直知反一音徒何反注同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土地所有重之以
宗器宗廟禮樂之器鍾磬之屬。重直用反以受齊盟齊同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朝正疏
注朝正也。正義曰言以會歲終則歲事終以至正月朝正也朝正二十九年傳文也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石盂石㚟。盂音于㚟勑
畧反溴梁之明年溴梁在十六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酒之
新熟重者爲酎嘗新飮酒爲嘗酎。夏戶雅反下同見賢遍反又如字酎直又反疏注酒之至嘗酎。正義曰月令孟夏天子飮酎用禮樂鄭玄云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
此始成與羣臣以禮樂飮之於朝正尊卑也彼言飮酎當是夏祭之後此言嘗酎謂見於夏祭故云與執膰焉謂祭末受胙肉也與執燔焉燔助祭。與音預燔又作膰音煩

祭肉也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澶淵盟。間間廁之間又如字四月又朝以聽事期先澶淵二月往朝以聽會期。先悉薦反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荐仍也。罷音皮荐在薦反無日不惕豈敢忘職惕懼也。惕他歷反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不須來召。朝如字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口實但有其言而已

疏注口實至而已。正義曰但有徵責之言實出於口也服虔云實謂譴讓也

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翦削也謂見剝削不堪命則成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受錮欒氏之命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為二十五年齊弒其君光傳。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黑肱子張肱古宏反召室老宗人立段段子石黑肱子而使黜官薄祭黜官無多受職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

疏注四時至盛也。正義曰少牢饋食禮者諸侯之大夫時祭之禮也是時祭用少牢今公孫黑肱使黜官薄祭故時祭用特羊殷祭乃少牢諸侯之大夫止用少牢而禮器云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鄭玄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之祭有用大牢時也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據此二文大夫得用大牢者禮器之文據天子大夫故也雜記據喪祭故進用等士喪禮士遣奠用少牢是也大夫無禘祫而云殷三年祭者禮記言大夫有善於君祫及五世是大夫有功或得禘祫也劉炫云禮器云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鄭玄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祭有用大牢時也雜記云大夫之虞也皆少牢卒哭與祔皆大牢喪祭有大牢明吉祭亦有也此言特羊必是時祭殷以少牢

明是三年一爲大祭猶天子諸侯禘也禮大夫時祭少牢大祭大牢今黑肱全滅之盛也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
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
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愼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愼法度戒未然盡歸津忍反凡此例可求故特音之。疏詩曰至有焉。正義曰詩大雅抑之篇侯維也言謹愼爾身唯在依法度用此以戒不億度之事鄭子張
其有此詩之義焉言生在敬戒是愼法度也貴而能貧是戒不虞也○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復扶又反注同下復使
下注復生不復行皆同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爲明年齊伐晉
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言子南偏寵觀起令富○數所主反乘繩證反令力
呈反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棄疾
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
其居乎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漏泄君命罪之重○焉於虔反
下焉入同泄息列反又以制反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轘車裂以徇○轘音患竟音境下同子南之臣
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欲犯命取殯○殯必刃反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不欲犯命移尸三日棄
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行去也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
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於事是讎於實是君故雖謂讎而不敢報○與音預殺如字一音試遂縊而死傳譏康王與人
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縊一賜反復使薳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爲莫敖屈建子木也○

齮五綺反屈居忽反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

而退從之入於人中申叔辟薳子不欲與語○應應對之應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薳子就申叔家見之曰子

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

何敢告子言恐與子并罪故不敢與子語○不見賢遍反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

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薳子惶懼意不在御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

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白骨更肉知我者如夫子則可夫子謂申叔也如夫子謂以義匡已不

然請止止不相知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辭遣之○十二月鄭游眅將歸晉游眅公孫蠆子○眅普板反

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舍止其邑不復行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

十二月無丁巳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也子展廢良而立大叔良游眅子大叔眅弟○太音泰曰國卿君之貳也民

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故○舍音捨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

游氏勿怨鄭國不討專殺之人所以抑強扶弱臨時之宜曰無昭惡也交怨則父之不脩益明也【疏】注交怨至明也○正義曰若游氏報殺此人則

人知其父被殺其父所以見殺爲奪人妻故也報殺則人知其父是父之行不脩益明也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三月己巳杞伯匄卒五同

盟○匄古害反【疏】二十三年注五同盟○正義曰匄以十年即位九年盟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六年于溴梁十九年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淵皆魯杞俱在是五同盟○夏邾

畀我來奔無傳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畀必利反【疏】注畀我至故書○正義曰杜從賈說以爲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劉炫規過云杜

此注云庶其之黨庶其奔魯三年若是其黨邾人卽應討之何因至今始奔庶其以邑奔魯魯人還以賜之畀我不得彼邑竊邑之狀復何在焉釋例又曰小國之卿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不書之邾畀我之等其奔亡亦多所書唯數人而已知其合制者少也如彼所說又以畀我是卿何爲兩說自相矛楯乎炫以爲釋例是集解非今刪定知不然者原杜之意以二十一年邾庶其竊邑來奔去此既近邾更無事今畀我來奔必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春秋之例命卿有罪出奔皆書名畀我書名罪其與庶其同黨非謂畀我非命卿與釋例不違劉不曉杜旨妄爲規。非也

○葬杞孝公傳無○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言及使異辭無義例

疏 注書名至義例。正義曰被殺書名是罪之文故以專國叛君爲二慶罪狀成十七年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哀四年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皆不言及文九年晉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與此並言及傳無其說知是史異辭無義例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自理得直欲爲楚所納○晉欒盈復入于晉以惡入曰復入。復扶又反注同○入于曲沃兵敗奔曲沃據曲沃衆還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還戶關反爭爭鬭之爭

疏 注兵敗至言叛。正義曰案傳欒盈潛入曲沃之甲以入晉都及敗又入于曲沃潛入之時晉人不覺及敗後更入晉人以其狀告故先書復入于晉後言入于曲沃謂其後入故云兵敗奔曲沃也不言叛者叛謂以邑叛屬他國欒盈既入曲沃據曲沃之衆與君戰爭兵敗而死終亦不附他國故不言叛也然則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入于宋南里以叛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荀寅入于朝歌以叛皆非叛屬他國而並書叛者彼皆與國相距不勝而即出奔得歸乃言復國皆有叛屬他國之意故本國皆以叛告此欒盈與君爭勝不勝即死未有叛屬他國之意故晉人不以叛告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兩事故言遂

疏 注兩事故言遂。正義曰遂者因上事上下事之辭是兩事故曰遂僖二十八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亦是一舉而爲兩事不言遂者於彼注云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然則此言遂者齊人來告以齊告爲文故乃言遂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雍於用反朝如字○己卯仲孫速卒孟莊子也○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書名者阿順季氏爲之廢長立少以此奔亡罪之。爲于僞反長丁丈反少詩照反

疏 注書名至罪之。正義曰書名是罪之文案傳紇爲孟氏所譖其奔非紇之罪故杜以阿順季氏廢長立少爲紇之罪狀也

○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

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間有事。輕遣政反【疏】注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至有事。正義曰莊二十九年傳例曰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是輕者舍其輜重倍道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傳言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經不言遂者間有他事故也若然僖六年夏公會齊侯云云伐鄭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云云于溫天王狩于河陽云云諸侯遂圍許彼亦間有他事而言遂者兩事言遂取其省文彼二者公皆親在事不待告故遂承上事摠言諸侯遂行此書齊事雖告稱遂行襲莒亦不可書遂爲間有數事與前文隔絶故也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喪如字徐息浪反平公不徹樂非禮也徹去也。去起呂反禮爲鄰國闕禮諸侯絶期故以鄰國責之。爲于僞反下注爲召下而爲注同期居其反【疏】傳注禮諸侯至責之。正義曰杞孝公晉平公之舅也尊同則相爲不降平公於禮爲舅當服緦麻三月但緦服旣輕其恩不過鄰國故傳言禮爲鄰國闕也杜言諸侯絶期者據禮之正法言諸侯尊降其親雖有本服賜者亦當爲之闕故以鄰國責之禮父在爲母服期喪絶旁期非母也○陳侯如楚朝也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二慶虎及寅也二十年二慶譖黃黃奔楚自理今陳侯往楚乃信黃爲召二慶。愬息路反使慶樂往殺之慶樂二慶之族二慶畏誅故不敢自往。使慶樂往絶句慶氏以陳叛因陳侯在楚而叛之不書叛不以告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治城以距君屈建楚莫敖。從才用反又如字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慶氏怨其板隊遂殺築人故役人怒而作亂。隊直類反注同長丁丈反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肆放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周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疏】君子至于常。正義曰杜言慶氏以陳叛叛不書不以告則傳載君子之言其意不爲經也君子自論慶氏之罪所爲不義不可放肆以爲宜其誅滅故引尚書康誥言天命之不于常有義則存無義則亡慶氏族有二卿爲不義之故而並喪亡故君子論其事傷之也服虔以爲傳發此言爲不書慶氏以陳叛爲楚所圍稱國以殺不成惡人肆其志也服意見元年圍宋彭城追書繫宋不登叛人謂此亦宜然故爲此解然叛是大罪若書爲叛其惡益明何當匿其罪名謂之不可肆也若慶氏不可放肆

故不書其叛則林父華亥趙鞅荀寅之徒豈皆可使放肆而書其叛乎且傳文不言書經之意知之不爲經也故杜以爲叛不告故不書耳○晉將嫁女于吳
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媵妾在其中。析星歷反媵以證反又繩證反藩方元反注
同障之亮反又音章疏晉將至媵之。正義曰晉將嫁女爲吳之夫人齊以女爲媵使析歸父送媵女於晉令與適俱行也禮媵同姓適異姓今晉嫁女於同姓齊以異姓爲媵皆非禮也
而不言非禮者但傳本主說欒盈不言事之可否納諸曲沃欒盈邑也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胥午守曲沃大夫對
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集成也。知音智又如字
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言我雖不爲天所祐子無大咎故可因。咎其九反
祐音又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胥午匿盈而飲其衆。觴式羊反匿女力反飲於鴆反樂作午言曰今也得
欒孺子何如孺子欒盈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
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謝衆之忠己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
絳獻子魏舒絳晉國都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獻子之父獻子私焉故因之私相親愛趙氏以
原屏之難怨欒氏成八年莊姬譖之欒郤爲徵。屏薄輕反難乃旦反韓趙方睦韓起讓趙武故和睦中行氏以伐秦之
役怨欒氏十四年晉伐秦欒黶違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行偃於中軍知悼子少而聽
於中行氏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知音智少詩照反注同疏注悼子至聽從。正義曰十三年傳云荀罃卒十四年傳言盈生六
年而武子卒是其少也知悼子荀首之孫中行吳荀林父之曾孫首是林父之弟首爲知氏林父爲中行氏是同祖也悼子是荀吳二從叔父故相聽從計悼子年十六不得爲十七是故沈氏云
後人傳寫誤劉炫以此而規杜氏非也程鄭嬖於公鄭亦荀氏宗。嬖必計反疏程鄭嬖於公。正義曰鄭雖非卿亦是寵族言嬖於公見其不助欒氏唯

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七輿官名。輿音餘 疏 注七輿官名。正義曰僖十年傳言七輿大夫杜云侯伯七命副車七乘謂副車每車有一大夫主之則此七輿大夫杜亦爲主副車之官也劉炫云若是主公車則當情親於公不應曲附欒氏服虔云下軍輿帥七人炫謂服言是 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 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 桓子樂王鮒。鮒音附坐如字一音十卧反走如字一音奏 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賞罰爲民柄。柄彼命反 疏 且欒至民柄。正義曰欒氏多怨言易克既有爲利之權又執民之八柄也。注賞罰爲民柄。正義曰周禮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二曰禄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此八者爵禄予置生是賞也奪廢誅是罰也賞罰二事分爲八名此時臨與敵戰唯賞罰而已故以賞罰言之鄭玄云柄所秉執以起事者也然則柄以器物爲喻若用斧之執其柄也 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 夫人有杞喪。強其丈反下注強取同懈佳賣反 疏 注夫人有杞喪。正義曰隱元年傳說葬之節云士踰月外姻至則姻是外親之摠名杞孝公卒夫人有兄弟之服是有杞喪也傳言公有姻喪注言夫人有杞喪者下文樂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詐爲夫人故也案經葬杞孝公之下始書欒盈復入于晉則欒盈之入在孝公葬後杜解諸侯既葬除服而夫人猶有服者葬杞孝公書魯使去之日欒盈入晉當在葬杞孝公之前故夫人猶有服故得詐爲之也 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晉自殽戰還遂常墨縗。縗七雷反本又作衰同冒莫報反絰直結反冒絰以絰冒其首也一云縗冒絰三者皆墨之 疏 墨縗冒絰。正義曰夫人爲其兄弟當大功喪服大功布衰裳牡麻絰冒絰者言以絰冒其首也樂王鮒使宣子詐爲夫人孝服也 二婦人輦以如公 恐欒氏有內應距之故爲婦人服而入。 奉公以如固宮。固宮。宮之有臺觀備守者觀古喚反守手又反 疏 奉公以如固宮。正義曰晉語云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蓋襄公有別宮牢固故謂之固宮 范鞅逆魏舒 用王鮒計欲強取之 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 二三子諸大夫。乘繩證反下驂乘超乘并注同 使鞅逆吾子鞅

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備隋隊。隋徒果反隊直類反遂超乘跳上獻子車。跳他彫反上時掌反右撫劍左援帶劫之。援
音袁命驅之出僕請請所至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逆獻子也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恐不
與巳同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斐音非一音芳匪反疏注蓋犯至其罪正義曰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
隸女子入于舂槀鄭玄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杜用鄭說以無正文故云蓋以斐豹請焚丹書知以丹書其籍近世魏律緣坐配沒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此亦古
人丹書之遺法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
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盟如日。督丁毒反乃出豹而閉
之閉著門外。著陟畧反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牆也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
氏之徒在臺後公臺之後欒氏乘公門乘登也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
劍以帥卒用短劍兵接敵欲致死。卒子忽反欒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宣子戎車遇欒樂欒盈之族曰樂免之
死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不舍女罪。女音汝注同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於弦也。射食亦反中丁仲反注之住反注同屬之玉反
則乘槐本而覆欒樂車轢槐而覆。槐音懷覆芳服反注同轢音歷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
奔曲沃晉人圍之魴欒氏族。斷音短肘張九反疏注魴欒氏族。正義曰服虔云魴盈之子俱無文也計欒盈宣子之外孫胥午謂爲孺子未得有子已堪
戰十九年欒魴已帥師伐齊必非欒盈子故杜以爲欒氏族世族譜欒魴爲欒氏族以欒樂爲雜人不知杜意何故也○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
御王孫揮召揚爲右先驅前鋒軍。揮許韋反召上照反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
爲右申驅次前軍傅摯申鮮虞之子。鮮音仙之傅摯音至本或作申鮮虞之子傅摯疏申鮮虞之傅摯爲右。正義曰俗本多云申鮮虞之子今案注云傅摯申鮮虞之子

若傳先有子字無煩此注故今定本皆無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公御右也。晏父音甫貳廣上之登御邢公
盧蒲癸爲右貳廣公副車。廣古曠反注同邢音刑啓牢成御襄罷師狠遽疏爲右。左翼曰啓。牢曾刀
反一本作罕成罷音皮徐音彼一音皮買反狠音郎遽其居反【疏】注左翼曰啓。正義曰左翼曰啓右翼曰胠賈逵以爲此言或當有成文也且此傳上下先驅申驅是前軍也大殿是後
軍也明啓胠是在旁之軍說文云胠掖下也胠是在旁明矣凡言左右以左爲先知啓是左也名之曰啓或使之先行詩云以先啓行服虔引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啓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大
晨大殿也音相似如服言古人有名軍爲啓者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右翼曰胠。胠起居反徐又音脅或起業反朝如字一音直遙
反跳徒彫反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大殿後軍。殿都練反注同夏戶雅反御魚呂反燭庸之
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傳具載此言莊公廢舊臣任武力。駟乘繩證反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
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
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文子
陳完之孫須無武子崔杼也。間間廁之間又如字咎其九反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
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弒之以說晉。難乃旦反弒申志反下同說音悅一音如字子姑止
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弒君之惡過於背盟主。背音佩不得
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自抑損齊侯遂伐晉取朝歌朝歌今屬汲郡爲
二隊入孟門登大行二隊分兵爲二部孟門晉隘道大行山在河內郡北。隊徒對反徐徒猥反大音泰行徐戶郎反一音如字隘於解反張武
軍於熒庭張武軍謂築壘壁熒庭晉地。熒戶扃反庭音庭本亦作廷壘力軌反壁亦作辟音壁【疏】注張武至壘壁。正義曰宣十二年傳稱楚既戰勝潘黨請築

武軍昭十三年傳子干帥陳蔡之師入楚陳蔡請爲武軍蔡公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以此知武軍謂築壘壁也張謂張設築作之具服虔云張設旗鼓也戍郫邵
取晉邑而守之。郫婢支反封少水封晉尸於少水以爲京觀。少詩照反地名下注孟氏之少立少同觀官喚反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
役在十八年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晏氂齊大夫。勝音升一音申證反
氂力之反徐音來疏注趙勝至大夫。正義曰昭二十二年傳曰荀吳畧東陽遂襲鼓滅之鼓在鉅鹿居山之東山東曰朝陽知東陽是寬大之語揔謂晉之山東故爲魏郡廣平以北
二年齊晏弱城東陽以偪萊哀八年吳伐魯克東陽而晉齊魯皆有東陽名同而實異服虔以東陽爲魯邑繆之甚矣東陽之師謂下文叔孫豹所帥者也八月叔孫豹
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救盟主故曰禮疏注救盟主故曰禮。正義曰公羊傳曰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
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其意言君則進止自由故先次後救臣則先通君命故先救後次賈氏取以爲說謂此傳云禮者言其先救後次爲得禮也釋例曰所記或
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皆隨事實無義例也叔孫豹次于雍榆傳曰禮者善其宗助盟主非以次爲禮也齊桓次于聶北救邢亦存邢具其器用師人無私見善不在次
也杜以此故言救盟主故曰禮所以明異舊說也○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悼子紇也
。適丁歷反長丁丈反下皆同鉏仕居反紇恨發反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
趨退歸盡室將行申豐季氏屬大夫。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其然猶必爾。敝婢
世反徐扶滅反乃止止不立紇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
紇爲客爲上賓。飲於鴆反下皆同吾爲于僞反下注爲定爲公鉏同旣獻已獻酒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
酒樽既新復絜澡之。重直恭反樽音尊本亦作尊復扶又反下非復下文復戰同澡音早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迎悼子及旅
而召公鉏獻酬禮畢。通行爲旅疏注獻酬至爲旅。正義曰案鄉飲酒禮主人席於阼階上西面賓席於堂戶西南面介席於西階上東面衆賓席於上賓之西南面初賓介及

衆賓至立於門外東面主人出迎于門外西面主人延賓入及介衆賓等立於西階下主人揖賓升主人酌酒於阼階上拜獻賓賓西階上拜受飲卒爵酌酒以酢主人主人阼階上飲卒爵又酌酒先自飲以酬賓賓拜受酬酒奠于薦東賓降主人又酌酒於西階上獻介介於西階上受爵飲卒爵酌以酢主人主人於西階上受爵飲卒爵介降主人又酌酒於西階上獻衆賓衆賓飲訖降引樂工入歌詩主人獻樂工又引笙入立於堂下主人獻笙師訖主人及賓介衆賓等皆升就席乃立相者爲司正使弟子一人舉觶於賓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是爲旅也杜言獻酬禮畢者謂獻酬賓介及衆賓禮畢也言遍行爲旅者謂一人舉觶於賓旅衆相酬遍至於下案鄉飲酒禮未旅以前賓介皆立此傳云大夫皆起則季氏飲大夫酒未必純如鄉飲酒禮則獻酬事訖大夫皆坐然則既獻召悼子者謂獻臧紇及大夫訖而召悼子至旅酬之時而召公鉏

使與之齒 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 季孫失色 恐公鉏不從 季氏以公鉏爲馬正 馬正家司馬 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 閔子馬閔馬父。慍紆運反怨也怒也 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 所位處。處昌慮反 敬共父命何常之有 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 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 父寵之則可富

疏 若能至氏可也。正義曰悼子既爲適子將承季氏之後故謂悼子爲季氏下言爲孟孫其意亦然富倍季氏言可過悼子也

姦回不軌更獲罪戾非徒貧賤而已是爲倍下民故杜云禍甚於貧賤也

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 禍甚於貧賤 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 次舍也。朝如字恪苦各反 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 具饗燕之具。舍音捨 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 出季氏家臣仕於公 孟孫惡臧孫 不相善。惡烏路反下之惡子之惡我君所惡皆同 季孫愛之 愛其成已志 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 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騶側留反點都簟反又之廉反好呼報反羯居竭反 曰從余言必爲孟孫 爲孟孫後

疏 孟氏之御騶。正義曰成十八年傳曰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注云六騶六閑之騶則騶是掌馬之官蓋兼掌御事謂之御騶

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 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 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

固自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爲定之猶爲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疏
信有力於臧氏矣。正義曰不應得而得之則彼荷其恩故功力多也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戸側戸側喪主
。應應對之應疏立于戸側。正義曰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此立于戸側則在室戸之東西面立也禮記云坐此云立者以季孫來故立耳季孫至入哭
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
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紇云欲擇才故以此荅之。焉在於虔反且夫子之命也遂誣孟孫遂立羯秩奔邾臧孫
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
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常志相順從身之害。疢耻刃反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違
戾猶藥石之療疾疏孟孫至石也。正義曰治病藥分用石本草所云鍾乳礬磁石之類多矣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己疾也
疏夫石猶生我。正義曰服虔云夫謂孟孫也桓十三年傳夫固謂君夫豈不知服虔云夫謂鬬伯比也二十六年傳夫不惡女乎服杜竝云夫謂大子也其年又曰夫獨無族姻乎
杜云夫謂晉也三十一年傳夫亦愈知治矣杜云夫謂尹何皆謂所斥前人爲夫此言之類也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
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欲爲公鉏譬臧氏季孫不
信臧孫聞之戒戒爲備也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辟婢亦反徐
甫亦反注同藉徐音借又如字藉亦借也藏才浪反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隧正。隧音遂下文之隧同疏注正夫遂正。正義曰七年傳稱叔仲昭伯爲
隧正謂南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是役夫遂正所主知此正夫是遂正也遂正當屬司徒臧氏爲司寇而借之於臧氏者蓋當時臧氏兼主掌之除於東門甲從
已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從才用反注同一音如字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

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南城東門疏注魯南城東門。正義曰蓋舊名猶在相傳如此也且邾在魯之東南奔邾出此門以爲便。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鑄國濟北蛇丘縣所治。娶七住反鑄之樹反蛇音移治直吏反繼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姪大結反又丈一反穆姜之姨子也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爲姨昆弟疏注姪穆至昆弟。正義曰釋親云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孫炎曰同出俱已嫁也然則據父言之謂之姨據子言之當謂之從母但子效父語亦呼爲姨姨子昆弟即喪服從母昆弟是也故曰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立爲宣叔嗣臧賈臧爲出在鑄還舅氏也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蔡大龜。大蔡龜名也疏注大蔡大龜。正義曰漢書食貨志云元龜爲蔡論語云一云龜出蔡地因以爲名臧文仲居蔡家語稱漆彫平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是大蔡爲大龜蔡是龜之名耳鄭玄云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非也曰紇不佞失守宗祧。遠祖廟爲祧祧他彫反敢告不弔不爲天所弔恤紇之罪不及不祀言應有後疏注言應有後。正義曰禮天子封諸侯以國諸侯賜大夫以族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族有小罪則廢其身擇立次賢使紹其先祀論語云興滅國繼絕世謂此也必有大罪乃得滅之周禮大司馬云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是也武仲自言罪輕不及於不祀言其應有後也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爲先人立後。請爲于僞反下爲已請自爲請爲其先人下文遂自爲也皆同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賈使爲爲已請遂自爲也爲自爲請臧孫如防防臧孫邑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知音智非敢私請爲其先人請也苟守先祀無廢二勳二勳文仲宣叔疏注二勳文仲宣叔。正義曰哀二十四年傳曰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臧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是二勳謂文仲宣叔也敢不辟邑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爲要君。要一遙反下同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

諸大夫以爲戒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已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疏季孫召外史。正義曰周禮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今季孫召外史蓋魯亦立此官也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毋音無聽吐定反適丁歷反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譖公與季孟於晉。覆芳服反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干亦犯也。盍戶臘反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居猶與也。居音基與音餘○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國遂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且子餘反傷股而退齊侯傷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二子齊大夫且于隧狹路。殖市力反華胡化反還音旋狹戶夾反疏夜入且于之隧。正義曰既入而又得出宿知所入非城邑也故杜以爲狹道檀弓說此事云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言于奪則當爲地名鄭玄引此傳云隧奪聲相近言其與此一事則此亦爲地名若是地名不得云且于之隧即如記文蓋當且于之旁別有奪地非此且于之隧也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近附近之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華周即華還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即杞殖莒人行成勝大國益懼故行成齊侯歸遇

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弔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故下猶賤也。廬力居反與音預疏注婦人至賤也。正義曰檀弓云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鄭玄云行弔禮於野非也然則男子亦不得受野弔而言婦人無外事者檀弓云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鄭玄云君於民臣有父母之恩是男子從柩在野則得野受弔婦人無外事雖從柩亦不得野受弔耳若男子得受野弔而曾子非蕢尚者以蕢尚在朝顯著故宜弔於其家若君遇柩於路使人弔之者謂庶人及微小之臣也檀弓因蕢尚而說此事云杞梁死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則杞梁之妻於時從杞梁柩雖從柩而辭不受弔是由異於男子故也服虔以下從上讀言敝廬在下禮記無下知下猶賤謙言賤妾也齊侯弔諸其室傳善婦人有禮○齊侯將為臧紇田與之田邑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臧孫聞之見賢遍反齊侯絕句一讀以見字絕句齊侯向下讀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作起兵也疏不穴於寢廟正義曰一解鼠不敢穿寢廟墉以為穴者即畏人故也但寢則近人廟則幽靜鼠不穿廟豈是畏人故知寢廟間雅鼠不即以為穴必須穿壁始敢安處止為畏人故也計燕巢鼠穴自是其常假喻言之不可執此為難也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知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辟齊禍知之音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念此事在此身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已身也疏作不至恕也。正義曰服虔云不順謂阿季氏廢長立少也不恕謂惡孟氏立庶也然則作而不順當如服言傳無惡孟氏之事故不取當謂知其不可而為之是不恕也順事恕施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欒氏○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無傳 疏 秋七至之既。正義曰漢書律厤志載劉歆三統之術以爲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乃爲一交以爲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而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月日食此年七月八月日食凡交前十五度交後十五度並是食竟去交遠則日食漸少去交近則日食漸多正當交則日食既若前月在交初一度日食則至後月之朔日猶在交之末度未出食竟月行天既帀來及於日或可更食若前月日在交初二度以後則後月復食無理今七月日食既而八月又食於推步之術必無此理蓋古書磨滅致有錯誤劉炫云漢末以來八百餘載考其注記莫不皆爾都無頻月日食之事計天道轉運古今一也後世既無其事前世理亦當然而今有頻食於術不得有交之所在日月必食日食在朔月食在望日月共盡一體日食少則月食多日食多則月食少日食盡則前後望月不食月食盡則前後朔日不食以其交道既不復其相揜故也此與二十一年頻月日食理必不然但其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隷書則縑以代簡紙以代縑多厤世代年數遥遠喪亂或轉寫誤失其本真先儒因循莫敢改易執文求義理必不通後之學者宜知此意也 ○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無傳○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無傳○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無傳○陳鍼宜咎出奔楚陳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書名惡之也。鍼其兼反咎其九反惡烏路反 疏 注陳鍼子八世孫正義曰世本文也 ○叔孫豹如京師○大饑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終虞之世以爲號故曰自虞以上○上時掌反注同治直吏反 疏 注陶唐至以上正義曰如杜此注陶唐共爲一名即是晉陽縣也釋例云晉大鹵大原大夏參虛晉陽六名大原晉陽縣也唯載六名而言不及唐釋例又別記小國所都唐大原晉陽縣也亦云唐是晉陽而言不及陶則以陶與唐別不是共爲一名也史記云帝堯爲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經傳

契居商故湯以商爲國號后盤庚遷殷故殷商雙舉歷檢書傳未聞帝堯居陶而以陶冠唐蓋地
以二字爲名所稱或單或複也張晏云堯爲唐侯國於中山唐縣然則唐是中山縣名非晉陽也
堯自唐侯而升爲天子旣爲天子乃治於晉陽故杜於晉陽六名言不及唐記其諸國之都乃云
唐是晉陽言堯爲天子號曰陶唐其治在晉陽耳唐非晉陽縣內之地名也舜受堯禪封堯子丹
朱爲王者之后猶稱爲唐其名不易終
虞之世以陶唐爲號故曰自虞以上也 在夏爲御龍氏 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見賢遍反 疏 注謂劉至九年
。正義曰昭二十九年傳曰陶唐氏旣衰其後有劉累
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夏后加之賜氏曰御龍 在商爲豕韋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 疏
注豕韋至韋城。正義曰鄭語云祝融之後八姓大彭豕韋爲商伯矣又曰彭姓彭祖豕韋則商
滅之矣賈逵云大彭豕韋爲商伯其後世失道殷德復興而滅之然則商之初豕韋國君爲彭姓
也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亦不知殷之何王滅彭姓而封累後也昭二十九年傳稱夏王孔甲
嘉劉累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則賜劉累身封豕韋而此云在商爲豕韋氏者杜於彼注云
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尋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
世復承其國爲豕韋氏是杜解劉累及其後世再封豕韋之事 在周爲唐杜氏 唐杜二國名殷末豕
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 疏 注唐杜至杜縣。正義
及士會食邑於范氏杜今京兆杜縣。隰徐入反復扶又反下同 曰以國語杜伯文不連
唐知唐杜二國名又以豕韋爲一嫌唐杜亦一故辨之也昭元年傳稱堯遷實沈于大夏唐人是
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是言周成王滅唐也周語曰周之衰也
杜伯射宣王於鎬是周有杜國故杜以爲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也晉語訾祏對范宣子云
昔隰叔子違周難奔於晉生子輿爲司空世及武子佐文襄爲卿以輔成景後之人可則是以受
隨范賈逵云宣王殺杜伯其子逃而奔晉子輿士蔿字武子士會也會士蔿之孫是隰叔四世及
士會食邑於范爲范氏也劉炫云案杜於昭元年注云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即
如彼言則居唐之人非累之裔此注何云豕韋國於唐也又據何文知初封於唐後封於杜乎今
知劉說非者彼注雖似有異其義與此不殊後傳云唐人是因杜以唐人非一人之稱故云劉累
之等謂累之子孫故云之等也累遷魯縣傳云唐人是因因居大夏則累之子孫遷居大夏也杜
知殷末封之於唐者以周成王滅唐故也知後封於杜者以宣王時有杜伯故也是成王之時有
唐無杜宣王之時有杜無唐故杜爲此解劉炫又規云唐非豕韋之胤杜亦未必是後安知滅唐
遷於杜也賈逵注國語云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以爲竝時爲國非滅唐封杜劉以爲唐非劉
累之後又取賈逵注國語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以爲二國竝封而規杜氏非也炫謂宣子歷
言已之宗族於上世有國有家未必繼體相承炫於處秦爲劉謂非丘明之筆豕韋唐杜不信元

愷之言已之遠祖數自譏訐或聞此義必將見嗤但傳言於人懼誤後學意之所見不敢有隱唯賢者裁之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
乎晉爲諸夏盟主范氏復爲之佐言已世爲興家。夏戶雅反注同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
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立謂不廢絕。既沒其言立今俗本皆作其言立於世檢元熙以前本則無於世二字其是
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黃帝堯舜。大音泰其次有立功禹稷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臧文
仲。佚音逸任音壬疏大上至立言。正義曰大上其次以人之才知淺深爲上次也大上謂人之最上者上聖之人也其次次聖者謂大賢之人也其次又次大賢者也立德謂創制垂
法博施濟衆聖德立於上代惠澤被於無窮故服以伏羲神農杜以黃帝堯舜當之言如此之類
乃是立德也禮運稱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後代人主之選計成王非聖但欲言周公不得不言成
王耳禹湯文武周公與孔子皆可謂立德者也立功謂拯厄除難功濟於時故服杜皆以禹稷當
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功也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
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法施於民乃謂上聖當是立德之人其餘勤民
定國禦災捍患皆是立功者也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記傳稱史逸有言論語稱周任有言
及此臧文仲既沒其言存立於世皆其身既沒其言尚存故服杜皆以史佚周任臧文仲當之言
如此之類乃是立言也老莊荀孟管晏楊墨孫吳之徒制作子書屈原宋玉賈逵楊雄馬遷班固
以後撰集史傳及制作文章使後世學習皆是立言者也此三者雖經世代當不朽腐故穆子歷言之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
受氏以守宗祊祊廟門。祊布彭反注同疏注祊廟門。正義曰釋宮云祊謂之門李巡曰祊故廟門名也孫炎曰詩云祝祭於祊祊謂廟門也世不
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傳善穆叔之知言○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
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也。寓音遇曰子
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
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貳離也。長丁丈反

難如字又乃旦反賄呼罪反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賴恃用之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沒沒沈滅之言。沒沒如字一音妹沈溺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須令名以遠聞。焉於虔反聞音問又如字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為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樂樂並音洛夫音扶下也夫同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濟令名。女音汝疏。詩云至名也夫。正義曰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旨美也言有樂美之德君子以有樂美之德故為邦家之基本也此詩所言言此君子有令德也夫又引詩大雅大明之篇詩人謂武王云上天之意臨視女武王矣言武王為天所臨不敢懷貳於女之心此詩所言言武王有令名也夫樂美君子者言君子有可樂可美之德也劉炫云詩人謂武王云上天之意臨視女武王故在下臣民無懷貳於女之心也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無寧寧也。毋音無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浚思俊反疏毋寧至生乎。正義曰無寧寧也言人等作二事為不取人財寧使人謂子實能生養我民也為多取人財使人言子不能自活而須我民財以生活乎此二者孰勝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焚扶云反服云焚讀曰僨僨僵也斃婢世反疏注焚斃也。正義曰焚是燒也象不燒死故訓為斃服虔云焚讀曰僨僨僵也為生齒牙僵仆其身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因也大國楚也。說音悅為于偽反下注魯為同相息亮反介音戒注及下同寡君是以請罪焉請得罪施陳也。是以請罪焉一本作是以請請罪焉請並七井反徐上請字音情敢不稽首為明年鄭入陳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魯為晉報侵○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為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為下吳召舒鳩起本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彊其良反
又居良反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薳啓彊○蒐所求反閱音決數所主反陳文子曰齊將有
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戢側立反○秋齊侯聞將有晉師
夷儀之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未得相見崔杼帥師送之遂伐
莒侵介根介根莒邑今城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也齊既與莒平因兵出侵之言無信也○黔其廉反又其令反如淳音耿弇反陬側留反又子侯反韋昭音諏基本又作
其音基又如字漢書作斤如淳斤音基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晉合諸侯以報前年見伐○冬楚子伐鄭以救
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以齊無宇乞師故也諸侯還救鄭夷儀諸侯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
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骼庚百反一音古洛反躒力狄反徐音洛鄭人卜宛射犬吉射犬鄭公孫○宛於元反射食亦反
徐神石反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可與等也欲使卑下之大叔游吉○大叔音泰下遐嫁反對曰無
有衆寡其上一也言在已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分扶問反【疏】無有至一也○正義曰射犬之意言戚與彼俱是大夫無有國士大小人民衆寡之
異其在我上彼此一也其意言我下鄭卿亦下晉卿彼若是卿我當下之彼是大夫我不下之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部婁小阜松柏大木喩小國異
於大國○部蒲口反徐扶苟反婁本或作樓路口反徐力侯反阜扶有反【疏】注部婁至大國○正義曰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大陸謂土地高大名曰阜阜最大爲陵則阜地
之高者是丘陵之類也部婁小阜相傳爲然大山有松柏小阜無松柏小阜異於大山喩小國異於大國不得與大國之人等也服虔云喩小國無賢材知勇之人而與大國等也二子
在幄坐射犬于外二子張骼輔躒幄帳也○幄於角反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後食音
嗣廣古曠反注同已皆乘乘車乘車安車○下乘字繩證反注及下皆同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

鼓琴轉衣裝。踞居慮反轉張戀反注及下同一音張鷙反裝側亮反一本作囊疏注轉衣裝。正義曰踞謂坐其上也戰車所有可坐其上明是衣囊耳當是盛衣甲之囊也下云取冑於囊當別有小囊盛冑定本作衣裝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敵不告而馳皆取冑於囊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禽獲也。冑直救反囊古毛反壘力軌反搏音博徐甫各反挾音協弗待而出射犬又不待二子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如兄弟。復扶又反下復討同故。再不謀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曩奴黨反曏也怯去業反亟居力反注同疏曩者至怯也。正義曰曩猶向也向者志入前敵而馳馳入遇怯而出非是故不告也

○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傳言齊楚固相結也○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在此年夏。爲于僞反下注同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舒鳩楚屬國召欲與共伐楚楚子師于荒浦荒浦舒鳩地。浦判五反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二子楚大夫。犂力兮反又利之反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令尹薳子馮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終也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爲明年楚滅舒鳩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言宜咎所以稱名○齊人城郟郟王城也於是穀雒鬭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爲王城之。郟古洽反疏注郟王至城之。正義曰傳稱成王定鼎于郟鄏周公就而營之謂之洛邑亦名王城其地舊名爲郟故以郟爲城名周語云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鬭毀王宮計靈王以二年即位往年爲二十二年往年毀壞其城故齊人今歲爲王城之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摠名

爲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代欒盈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子羽也○揮許韋反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下之道○下遐嫁反又如字疏注問自降下之道○正義曰下注階猶道也知問降階者問自降下之道程鄭既得爲卿以卿是高位欲降意下人故問自降下之道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鬷蔑○語魚據反鬷子公反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階猶道也下人而已又何問焉言易知○下戶嫁反易以豉反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言鄭本小人爲明年程鄭卒張本○夫音扶知音智釁許覲反疏其有至憂也○正義曰程鄭忽問降階然明議其將死故云此程鄭身有罪禍懼奔亡之釁而輒問降階也若不然則有迷惑之疾將死而憂乎何休難此云善言者君子所尚有小人道之輒爲死徵是善言不可出口此未得傳之意也然明者鄭之知人知程鄭以佞媚嬖幸得升卿位非有謙退止足之心今忽問降階是改其常度以其改常知其將死故疑其知將有亡釁惑疾而憂故能出此語耳善言非其常所以知其死非謂口出善言即當死也趙文子賢人也將死其語偷程鄭小人也將死其言善俱是失常無所怪惑也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十五挍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五 襄二十二年盡二十四年

經二十二年

傳二十二年

注頻與晉侯外會至故不書 毛本作注公頻與至不書宋本作公頻至不書無與字以下正義三節宋本揔入令倍其賦注下

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 閩本監本御叔字不重非也

知仁聖義忠和監本毛本忠作中者通識之名宋本者上有是聖二字非爲武仲實是大聖也宋本也上有人字浦鏜云爲當謂字誤

古者家有國邑宋本足利有作其案正義作其

注少正鄭卿官也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執事實重圖之注下

鍾磬之屬宋本纂圖本監本毛本鍾作鐘

注朝正也宋本無也字

天子飲酎監本子字模糊謂祭未受胙肉也浦鏜正誤未作末是也○今依作末

與執燔焉釋文云燔本有作膰案惠棟云僖廿四年傳及成十三年傳皆作膰說文曰䊩宗廟火孰肉从炙番聲春秋傳曰天子有事䊩焉以饋同姓諸侯此傳燔字當作䊩轉寫誤爲燔耳

實謂譴讓也宋本實上有曰字是也

歸邑于公淳熙本于作於非

注四時至盛也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鄭子張其有焉注下故進用等宋本用下有一字大夫無禘祫而而云殷三年祭者案上而字衍文宋本所無監本毛本誤作一閩本墨釘今黒肱全減之盛也宋本無盛字

用此以戒不億度之事閩本監本億作憶誤

洩命重刑釋文洩作泄陳樹華云注內漏泄君命泄字唯宋本作洩此外諸本皆作泄與釋文合此刻本本字之僅存者

十二月鄭游販將歸晉纂圖本監本毛本販作眅亦非宋本淳熙本岳本作眅歸作如與石經合案北宋刊本釋文亦作眅山井鼎云从目爲是說文眅多白眼也从目反聲春秋傳曰鄭游眅字子明普班反

以館于邑淳熙本于誤子

舍止其邑不復行纂圖本監本毛本舍誤令

是父之行不脩益明也宋本是上有非字

經二十三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三石經春秋經傳集解襄四第十七岳本襄下增公字淳熙本無集解二字襄下亦增公字並盡廿五年

二十三年注五同盟宋本無二十三年四字

夏邾畀我來奔宋本畀我作畁我石經亦作畁我按釋文凡畀字皆云必利反以音理言之畁在五支畀在六脂畁字不可代畀音必利反石經始譌而宋本仍之非也

妄爲規非也宋本非上有過字是也

注書名至義例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故爲楚所納句下

之甲以入晉宋本之上有乃字曲沃四字

謂其後入宋本其下有敗而二字

注兩事故言遂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東有雍城之下

故乃言遂也宋本無乃字

以取奔亡罪之閩本監本毛本取作此非也

傳二十三年

注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至有事宋本無掩其至晉還十字

倍道輕行宋本倍作信非

杞孝公姊妹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姊作姝是也淳熙本姊誤姝○今改正

傳注禮諸侯至責之宋本毛本無傳字宋本作注禮諸至責之　雖有本服賜者宋本賜作期

慶樂二慶之族淳熙本誤作之裓

板隊而殺人石經隊作墜

知之不爲經也宋本之作其

藩車之有障蔽者釋文障作鄣按說文障隔也从𨸏章聲　晉將至媵之宋本以下正義十一節摠入晉人圍之注下

又執民之八柄也宋本無也字

子無懈矣石經宋本懈作解與釋文合

王鮒使宣子墨縗冒至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至作絰是也釋文云縗本又作衰

故爲婦人服而入淳熙本入下有之字

固宮宮之有臺觀備守者宋本上宮字誤言

劫之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劫作刼非也

逆獻子也岳本脫也字

斐豹廣韻斐字注姓左傳晉有斐豹是斐本又作裴也　蓋犯罪沒爲官奴漢書張衡傳注引注文犯上有豹字　男女同名宋本女作于非也

踰隱而待之毛本踰誤隃

用短劒兵接敵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足利本短劒作劒短

欒樂車櫟槐而覆　閩本櫟作櫟亦非宋本淳熙本作轢與釋文合

申鮮虞之傳摯爲右　釋文云本或作申鮮虞之子傳摯即正義所謂俗本是也定本亦無子字

申鮮虞之傳摯爲右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

注文自抑損之下　若傳先有子字　監本傳作傳非也

大殿後軍　纂圖本後軍誤從車

燭庸之越駟乘　淳熙本庸誤戎

謂築壘壁　釋文作辟也音壁各本脫也字

注張武至壘壁　宋本至字作軍謂築三字正義三節揔入入月節注下

子干師陳蔡之師

入楚　重脩監本毛本干作于非也

張設旗鼓也　宋本鼓作此非

獲晏氂　石經氂作犛岳本作氂釋文同云徐音來案惠棟云外傳作萊古字通徐音是也毛本誤作氂注同

趙勝趙旃之子　淳熙本旃作同非也

亦存邢　宋本亦下有以字是也

新樽絜之　釋文云樽本或作尊是也案五經文字有尊無樽左氏凡作樽者皆爲後人所加唯昭九年請佐公使尊不誤惠棟云案曹憲文字指歸云檢字無此從缶從木者說文曰字从酋寸酒官法度也今之尊卑從此得名故尊亦爲君父之稱

獻酬禮畢通行爲旅　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通上有而字

注獻酬至爲旅　宋本以下正義十四節揔入其孟椒乎注下

富倍季氏可也　淳熙本可誤何

具饗燕之具　纂圖本監本毛本饗燕誤倒

孺子秩　淳熙本秩誤疾

尸側喪主　淳熙本主作之非也

吾亡無日矣　淳熙本日誤自　孟氏閉門　淳熙本氏作天誤也

戒爲備也　淳熙本爲作僞非是

藉除於臧氏　石經藉初刻从竹改从廾

正夫隧正　宋本淳熙本隧作遂　注正夫遂正　閩本監本毛本遂作隧　是役夫遂正所主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遂作隧下同山井鼎云此疏有四遂正但最上隧正同今本也

奔邾出此門以爲便　宋本無以字

與穆姜爲姨昆弟　淳熙本昆作兄非也

惡臣謂奔亡者　淳熙本足利本謂作諸　盟首載書之章首　淳熙本章誤卓

謂譖公與季孟於晉　淳熙本季作香誤也

無或如臧孫紇　石經此處刓缺釋文無作毋音無下同案上文作毋此則不應獨異釋文是也

杞殖華還　案李注文選洞簫賦引作芑梁殖云芑與杞同孟子告子正義引還作旋　夜入且于之隧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弔諸其室注　則此亦

爲地名　宋本此上有謂字下

莒子親鼓之　淳熙本鼓作豉誤

齊侯弔諸其室齊侯將爲臧紇田石經侯字起紇字止計十一字刓缺無考

抑君似鼠淳熙本似作以非也　不穴於寢廟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順事恕施也之下　即畏人故也重脩監本即作自非也

非鼠何如石經宋本岳本作如何是也如何即而何○此本誤作何如今訂正

經二十四年

注賀克欒氏此叔孫豹如晉注監本脫

以爲五月二十二分月之二十宋本二分作三分與律麻志合　此年七月八月日食宋本日字上有頻月二字　月行天既帀毛本帀作而非也　既不復其相揜故也宋本無其字是也　宜知此意也宋本無也字

傳二十四年

自虞以上爲陶唐氏李注文選謝元暉齊敬皇后哀策文引作巳上　注陶唐至以上宋本以下正義六節揔入不可謂不朽注下

其后有劉累考文云后作後

至商而滅監本滅字模糊重脩監本誤作成

遷之於杜爲杜伯杜伯之子閩本監本脫下杜伯二字　食邑於范氏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氏上有復爲范三字　故辯之也宋本辯作辨　訾祏對范宣子云監本作袥毛本作祐並非　昔隰叔子違周雖宋本雖作難與晉語合　不信元愷之言宋本愷作凱

既沒其言立案禮記禮器正義引作其言立於後世釋文云今俗本皆作其言立於世檢元熙以前本則無於世二字禮疏所引疑即陸氏所謂俗本而增損之

立功謂拯厄除難閩本監本毛本厄作危　故服杜皆以史佚周任臧文仲當之毛本任作佚非也　賈逵段玉裁校本逵作誼

祊故廟門名也浦鏜正誤云故字衍

則子之家壞惠棟云石經改刻則子家壞無之字　没没沈滅之言淳熙本沈作滅

樂只君子石經宋本岳本只作旨案十一年傳昭十三年傳引詩並作旨

詩云至名也夫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敢不稽首注下

寡君是以請罪焉釋文作是以請請罪焉請並七井反徐上請字音情案石經罪焉二字刓缺不重請字脫文也而各本仍其誤　請得罪於陳也宋本於作施是也施陳猶言加兵於陳○今從宋本

計基城是也釋文基作其音基又如字云漢書作斤如淳斤音基段玉裁云斤當作亓音基作斤是誤字

諸侯還救鄭此本救鄭二字實缺脩板無救字閩本同據石經及各本補正

輔轢諸本作轢說文引春秋傳作輔轣

大叔游吉淳熙本脫大字

無有至一也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公孫之亟也注下

部婁無松柏閩本監本柏作栢案說文附字注云附婁小土山也引傳作附婁無松柏部與附蓋古字通北宋刻釋文婁本或作塿應劭風俗通義李注文選魏都賦引並作培塿周伯琦六書正譌云俗用培塿非也　喻小國異於大國重脩監本下國字誤山

張骼輔躒淳熙本躒作樂非也

使御廣車而行纂圖本御作銜非

皆踞轉而鼓琴惠棟云踞當作居傅氏辨誤云轉字從車與衣裝何與此必軫字之譌詩小戎俴收注云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踞之可以鼓琴且下文云取冑於櫜而冑則櫜固爲衣裝矣又何衣裝之有也按惠棟語當更詳之杜意謂轉即縛之假借字也二十五年傳申鮮虞以帷縳其妻縳直轉反即衣裝之義也

轉衣裝正義本作衣櫜即釋文以爲一作之本也

故再不謀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故作胡是也

求媚於天子淳熙本於誤旋

鄭王至城之宋本此節正義在賜之大路注下

故齊人今歲爲王城之也重脩監本王城誤正成

注問自降下之道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篇末

清嘉慶二十年重栞宋本用文選樓藏本校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六 襄二十五年盡二十五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於民故書臣罪崔杼也○背音佩○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故舍之無譏釋例詳之【疏】注子產至詳之○正義曰釋例曰陳蔡楚之與國鄭欲求親於晉故伐而入之晉士莊伯詰其侵小問陳之罪子產荅以東門之役故免於譏及其侵蔡既無晉命又無直辭君死主少興師以求媚於晉義取亂略不能以德懷親又不能以直報怨故二大夫異於子產也陳之見伐本以助晉晉不逆勞而以法詰之得盟主道理故仲尼曰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善之也○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已巳七月十二日經誤○重直龍反【疏】注夷儀至經誤○正義曰僖五年公及齊侯云云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公羊傳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是言前序後揔取省文之義故此直言諸侯猶是上夷儀之諸侯也劉炫云定四年公會劉子云云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杜云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此亦異處而不言公者炫謂史異辭於彼有規傳云七月經言八月杜以長厤校之七月十二日有已巳知是經誤也公至自會無傳○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邑晉愬衛衎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衎苦旦反【疏】注夷儀至之例○正義曰僖元年邢遷于夷儀是夷儀本是邢地僖二十五年衛滅邢而有之還名其地爲夷儀故爲衛之邑也釋例曰春秋稱入其例有二施於師旅則曰不地在於歸復則曰國逆國逆又以立爲例逆而不入則皆非例所及諸在例外稱入直是自外入內記事者常辭義無所取而賈氏雖夫人姜氏之入皆以爲例如此甚多是杜以先儒妄以入例故顯言非國逆也於時剽爲衛君非國逆又不得位而稱侯者晉人稱爲衛侯以告魯故書侯也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與此同也○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傳在衛侯入夷儀上經在下從告○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猶未服○十有二月吳子

遏伐楚門于巢卒遏諸樊也爲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卒告未同盟而赴以名○遏於葛反徐音謁疏吳子至巢卒○正義曰諸

侯不生名此吳子名在伐楚上者爲卒書名上之以省文猶鄭伯髡頑如會丙戌卒于鄵也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晉伐齊○爲晉于僞

反下爲已娶同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弒君孟公綽魯大夫○綽昌若反徐本作卓音同不

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爲寇害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

歸徒空也○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疏注棠公至大夫○正義曰楚僭號稱王故縣尹稱公齊不

僭號亦邑長稱公者蓋其家臣僕呼之曰公傳郎因而言之猶伯有之臣云吾公在壑谷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

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爲已取也○取如字又七住反注同注或作娶字偃曰男女辨姓

辨別也○別彼列反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杼之祖疏注丁公○正義曰謚法述義不克曰丁臣出自桓不可齊桓公小白東

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昏武子筮之遇困䷮坎下兌上困○坎苦感反兌徒外反之大過䷛巽下兌上大過困六三變爲大過○巽音

孫疏遇困之大過○正義曰坎下兌上爲困兌爲澤坎爲水水在澤下則澤中無水也易困象曰澤無水困澤以鍾水潤生萬物今澤無水則萬物困病故名其卦爲困也巽下兌上爲

大過象曰大過大者過也陽大陰小二陰而夾四陽大者過也史皆曰吉阿崔子疏史皆曰吉○正義曰史者筮人也史有多人皆言爲吉阿崔子之意也服虔云

皆二卦妄也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爲中男故曰夫變而爲巽故曰從風○中丁仲反風隕妻不可娶也

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隕于敏反娶亦作取七住反注同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梨入于其宮不

見其妻凶困六三爻辭○繇直又反蒺音疾梨力利反困于石往不濟也坎爲險爲水水之險者石不可以動也疏注坎爲至以動○正

義曰坎彖云習坎重險也說卦坎爲水水之險者爲石也石不可動往而遇石是往不濟也據于蒺棃所恃傷也坎爲險兌爲澤澤之生物而險者蒺棃恃之則傷。疏注坎爲至則傷。正義曰兌爲澤說卦文也釋草云茨蒺藜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蒺藜有刺是草之險者踐之則被刺故恃之則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今卜昬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應應對之應喪息浪反疏注易曰至所歸。正義曰所引易曰易下繫辭爻也孔子引此爻之辭而以此言遮之非所困而困者謂六三是坎坎爲水水之險者爲石遇石當須辟之非合所困而困之故名必辱也非所據而據謂六三在坎之上澤之下於蒺藜之間應當辟之非合所據而乃據之故身必危也石未即害身之物所以云名必辱蒺藜害體之物故云身必危既有困辱且復傾危此死時其將至矣妻其可得見乎孔子遮此爻之義如是今卜昬而遇此卦是不吉之象也六三以陰居陽位是失位也三應在上上亦陰爻是無應也動而無應是喪失所歸故不見其妻也劉炫云困卦六三上承九四四非三應而三欲附之附之不入自取其困不應爲此困而爲之名必辱也六三失位而下乘九二以柔乘剛非安身之道不應據而據之身必危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嫠言棠公已當此凶。嫠本又作釐力之反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爲崔子猶自應有冠。驟愁又反徐在遘反疏不爲至冠乎。正義曰公意言冠易得不足惜縱使餘人不爲崔子者其可無冠乎況崔子富貴其當自有冠也劉炫云冠是首服之大名周禮司服卿玄冕此崔子之冠蓋玄冕也今知非者以禮運云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崔子冕在公府非助君祭不得用之將以賜人人非是卿何處施用案傳云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當謂就崔子家以崔子冠賜人當是玄冠也或冠模制作有異故以賜人。崔子因是因是怒公又以其間伐晉也間晉之難而伐之。間間厠之間注同難乃旦反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伺公間隙。弒申志反說音悅又如字近附近之近下近於公宮并注同爲于僞反下莒爲下注爲崔子同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且于役在二十三年。且子餘反甲戌饗諸北郭

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拊芳甫反拍也楹音盈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爲崔子閉公也重言侍人者別下賈舉○從才用反重直用反別彼列反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免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勿許求還廟自殺也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言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掫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它命○陪臣干徐云讀曰扞胡旦反注同服音如字掫側柳反徐又子俱反一音作侯反說文云掫夜戒有所擊也從手取聲字林同音子侯反服本作諏子須反謀也今傳本或作諏猶依掫音行夜音下孟反下同

疏注干掫至他命○正義曰昭二十年傳說齊公孫青聘衛之事云賓將掫主人辭賓曰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乃親執鐸終夕與於燎燎即是掫之事扞外役即是干之義也故先儒相傳皆以干掫爲行夜說文云掫夜戒守有所擊從手取夜扞寇盜手有所擊故以干掫爲行夜官名也服虔云一曰干扞也掫謀也言受崔子命扞禦謀淫之人有此謬說故掫字或誤從言也今定本作干掫受崔子之命又受公命是爲二命故云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也

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爲公所嬖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宮○射食亦反中丁仲反股音古隊直類反具求付反鐸待洛反僂力侯反堙音因

疏又射之中股○正義曰上未有射公之文而云又射之者以公未踰牆必已射公但射公不中傳文不載以踰牆射之中股故傳言其事而云又也

祝佗父祭於高唐高唐有齊別廟也○佗徒河反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爵弁祭服○說他活反弁皮彥反申蒯侍漁者侍漁監取魚之官○蒯苦怪反監古銜反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帑宰之妻子○帑音奴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反死君之義崔氏殺鬷蔑于平陰鬷蔑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難皆嬖寵之人○鬷子公反難乃旦反下皆同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而來其人曰死

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 言己與衆臣無異 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 自謂無罪 曰歸乎曰君死安歸 言安可以歸 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 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爲社稷。○爲于僞反注皆爲及下文同 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 謂以公義死亡 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爲當其禍。○暱女乙反任音壬當也 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 言己非正卿見待無異於衆臣故不得死其難也。○弒申志反焉於虔反下同 將庸何歸 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 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 以公尸枕己股。○枕之鴆反注同 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舍置也。○踊羊寵反 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 二子莊公黨爲三十八年殺慶舍張本 叔孫宣伯之在齊也 宣伯魯叔孫僑如成十六年奔齊 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 還齊羣公子納宣伯女於靈公。○還音旋 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 大宮大公廟。○相息亮反下同大音泰注同 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 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荅易其辭因自歃。○曰所不與崔慶者本或此下有有如此盟四字者後人妄加歃所洽反又所甲反 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 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未去故復與景公盟。○復扶又反 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 嗣續也并前有三人死 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傳言齊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聞 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 二子莊公近臣。○帷位悲反縛

直轉反乘繩證反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也○推如字又他回反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匿藏也暱親也○匿女力反暱女乙反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弇中狹道○弇於檢反又於廉反狹音洽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言道狹雖衆無所用遂舍枕轡而寢恐失馬也○枕之鴆反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道廣衆得用故不可當○食馬音嗣崔氏側莊公于北郭側瘞埋之不殯於廟○瘞於滯反埋無皆反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士孫人姓因名里死十三日便葬不待五月四翣喪車之飾諸侯六翣○翣所甲反【疏】注喪車至六翣○正義曰周禮縫人掌衣翣柳之材鄭玄云必先纏衣其木乃以張飾也喪大記云飾棺君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鄭玄云漢禮翣以木爲筐廣三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旣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是也是說翣之制也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扇爲翣則翣是扇之類也禮器云天子八翣諸侯六翣大夫四翣鄭玄云八翣者加龍翣二不蹕蹕止行人○蹕音必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乘繩證反注及下七百乘同【疏】不蹕○正義曰禮喪車乘人專道而行無貴賤一也蹕者止行人也此不止行人略賤之○注下車至降損○正義曰服虔云下車遣車也雜記云遣車視牢具鄭玄云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大牢包九个諸侯亦大牢包七个大夫亦大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大夫以上乃有遣車如鄭之所言遣車者乃是明器塗車芻靈載所包遣奠藏之於壙中車非遣車也言下車者蓋謂羸惡之車非良車也周禮大行人云上公貳車九乘侯伯貳車七乘下車若是明器則甲兵亦是明器當云無甲兵不得云不以甲兵也杜言送葬之車則謂此爲貳子男貳車五乘則齊是侯爵法當是七乘耳今傳舉七乘言其不依舊法知齊舊依上公之禮貳車九乘其送葬又有甲兵今皆降損也用甲兵者葬是送終大禮法當備列軍陳若漢葬霍光發材官輕車比軍伍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所以榮之也○晉侯濟自泮泮闕○泮普半反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朝歌役在二十三年不書齊人逆服兵不加齊人以莊公說以弒莊公說晉也○說如字又音悅注同【疏】注以弒莊公說晉也○正

義曰劉炫云杜意晉謀伐齊齊人乃弑莊公以說晉也炫謂莊公死後晉始謀伐齊齊人以莊公伐晉晉欲報伐莊公既以此說晉言晉讎既死今新君服從晉也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故不書鉏隰朋之曾孫○鉏仕居反使所吏反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疏男女以班○正義曰劉炫云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杜意男女分別將以賂晉也炫謂男女分別示晉以恐懼服罪非以爲賂也自六正三軍之六卿五吏三十帥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帥所類反注及下注將帥同疏注五吏至屬官○正義曰此齊以晉將來伐就會賂之則五吏三十帥皆軍內之官也三軍將佐有六與六正數同故以六正爲六卿也其五吏三十帥皆是軍內之官以三軍與六正數同必是在軍之官但軍官不復可知下句言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則軍內羣官足包之矣於大夫之上言五吏三十帥此吏帥未必貴於大夫當以有所掌故先言之耳以吏者治也故爲文職帥者有所率領故爲武職杜氏以意而解不能審悉故云皆軍卿之屬官略言之耳既以帥爲武職則帥是大帥下句復云師旅明當小於此帥故杜以下師旅爲小將帥董遇云五吏謂一正有五吏爲三十帥之長亦以意言之耳俗本三十帥爲三十師非也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帥○長丁丈反注同及處守者皆有賂皆以男女爲賂處守守國者○處守手反注處守同守國如字或手又反疏注皆以男女爲賂○正義曰杜以上句男女以班與賂連文故云皆以男女爲賂劉炫以爲男女以班示降服於晉有賂者皆有貨財賂之非以男女爲賂與杜異也晉侯許之晉侯受賂還不譏者齊有喪師自宜退疏注晉侯至宜退○正義曰案傳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則晉初伐齊之日未知莊公已死齊人以說方始知之齊既有喪師自須退縱令受賂未合致譏故杜爲此解而劉以爲齊弑君之後晉始來伐而規杜氏非也使叔向告於諸侯告齊服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獻公以十四年奔齊○宛於元反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衛侯妻子於齊以質之疏崔子至五鹿○正義曰衛侯本以妻子奔齊今衛侯將入夷儀崔子止其帑於齊所以止之以求五鹿故也衛侯若得衛國望以五鹿與齊故止其妻子以質之也○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年當陳隧者

井堙木刊隧徑也堙塞也刊除也。隧音遂徐又徒猥反下同堙音因刊苦干反徑古定反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突穿也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欲逃家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陳之司馬曰將巡城不欲載公以巡城辭遇賈獲賈獲陳大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雖急猶不欲男女无別。別彼列反下文同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欲服之而已故禁侵掠。御魚呂反掠音亮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免音問注同徐音方喪冠也擁於勇反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纍自囚係以待命。纍類悲反一音吕執反

疏注纍自至待命。正義曰宣十二年楚子入鄭鄭伯肉袒牽羊所以不別以男女囚繫以待命者此雖降服猶望國存故以囚繫男女擬爲鄭之僕隸彼則恐其遂滅請俘江南國已亡滅男女非已之有故與此不同

子展執縶而見見陳侯。縶陟立反見賢遍反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不失臣敬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數俘所主反注但數同下方夫反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衆官脩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祓方弗反徐音沸

疏注祓除至還也。正義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玄云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彼言祓除知此祓社是祓除也其祓除之事當如鄭之言也周禮有掌節之官節爲兵符若今之銅虎符竹使符也陳國既亂致使官司廢闕民人分散符節失亡故令陳之司徒招致民人司馬集致符節司空檢致土地使各依其舊師乃迴還也劉炫云陳國既亂民節與地非復陳有子展子產心不滅陳各使已之官屬各依其職事致之於陳使民依職領受具其衆官備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諸官皆鄭人在軍有此官者蓋權使攝爲之未必是正官服虔以爲祝與司徒算皆是陳人各致其所主於子產案傳陳侯擁社自抱以逆又何須祝祓之子美數俘獲尚不取何當取其民地使陳致之既致乃還則是滅矣何以云入陳也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同盟

疏

注伐齊至同盟○正義曰杜以經言同盟傳言伐齊直書諸侯同盟齊人不序於列故據同盟之言以明齊亦與盟劉炫以爲齊直遣慶封如師齊侯不與盟今知非者以五月齊弑莊公之後卽立景公及七月始盟傳言齊成故也明齊侯在魯莊十六年同盟于幽傳云鄭成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傳云陳鄭服也並與此文同又傳稱壹丘之盟未可忘也故知齊亦同盟劉以爲齊侯不與盟而規杜氏非也

○趙文子爲政趙武代范匄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以重禮待諸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弭止也○弭亡氏反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令尹屈建

疏注令尹屈建○正義曰趙文子初始爲政與令尹相知望其在後兵息知是新令尹也下文始言屈建爲令尹者因伐舒鳩而追序之其實爲子馮卒在此盟前故服杜皆以令尹爲屈建也

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爲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傳○道音導

○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建子木屈蕩爲莫敖代屈建宣十二年邲之役楚有屈蕩爲左廣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邲扶必反廣古曠反舒鳩人卒叛前年辭不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離城舒鳩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舒鳩○遽其據反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捷在接反駢蒲賢反又蒲丁反盂音于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軍之間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墊隘慮水雨○墊丁念反方言云下也隘於懈反

疏注墊隘慮水雨○正義曰成六年注云墊隘羸困也方言云墊下也吳地下溼久駐於此慮水雨大至民將困病故恐爲人所禽制也

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駐後爲陳○卒子忽反下同陳直覲反注同駐張住反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視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吳還逐五子至其本軍○復扶又反下復伐陳同傅音附簡師會之吳師

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五子既敗吳子遂前及子木共圍滅舒鳩○潰戶內反○衞獻公入于夷儀為下自夷儀與○甯喜言張本鄭子產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疏注獻入至其俘○正義曰上云數俘而出不將以歸知其空獻功不獻俘也戎服將事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疏注戎服至朝服○正義曰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玄云韋弁以靺韋為弁又以為衣裳也諸侯之朝服玄冠緇布衣素積以為裳是戎服異於朝服也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閼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閼父為武王陶正○閼於葛反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之神明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閼父之子滿也○大音泰配亦作妃音配長丁丈反疏注庸用至滿也○正義曰庸聲近用故為用也史記陳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舜傳禹而舜子商均為封國夏后之時或失或續周武王克殷求舜後得媯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為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一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恪若洛反疏注周得至三恪○正義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鄭玄以此謂杞宋為二代之後薊祝陳為三恪杜今以周封夏殷之後為二王後又封陳并二王後為三恪杜意以此傳言以備三恪則以陳備三恪而已若遠取薊祝則陳近矣何以言備以其稱備知其通二代而備其數耳二代之後則名自行其正朔用其禮樂王者尊之深也舜在二代之前其禮轉降恪敬也封其後示敬而已故曰恪雖通二代為三其二代不假稱恪唯陳為恪耳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言陳周之甥至今賴周德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佗桓公弟殺大子免而代之鄭莊公因就定其位○佗徒何反蔡人殺之欲立其出故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奉戴猶奉事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播蕩流移失所宣十一年陳夏徵舒

弑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夏戶雅反播補賀反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介音戒憑皮冰反億於力反逞勑景反度待洛反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未得伐陳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上辱大姬之靈天誘其衷啓敝邑之心啓開也開道其心故得勝。衷音忠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辟婢亦反注同疏何故侵小。正義曰陳大於鄭而謂之侵小者言陳對晉爲小不言小於鄭也子展伐陳此言侵謂侵陵之非用兵之侵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圻音祈列國一同方百里疏列國一同。正義曰周法大國五百里此爲一同者引夏殷時國小以譏晉國之竟大權以拒晉耳自是以衰衰差降。衰初危反注同疏衰差降。正義曰中國七十小國五十是降差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鄭武公莊公爲周平王桓王卿士。數邑主反下數甲兵數疆僚各并注同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晉文公。濮音卜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士莊伯不能詰士莊伯士弱也。詰起吉反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其功。相息亮反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仲尼曰志有之志古書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猶成也。足將住反又如字下及注同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雖得行猶不能及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

辭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疏注樞機至之主。正義曰易繫辭文也鄭玄云樞戶樞也機弩牙也戶樞之發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否以譬言語之發有榮有辱傳言子産善爲文辭於鄭有榮也○楚蔿掩爲司馬蔿子馮之子子匠使庀賦庀治。庀匹婢反疏注庀治。正義曰庀訓爲具而言治者以下說治賦之事治之使具故以庀爲治也數甲兵閱數甲午蔿掩書土田書土地之所宜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以共國用○度待洛反注及下注同共音恭鳩藪澤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藪素口反燎力召反處昌慮反疏注鳩聚至之處。正義曰鳩聚釋詁文也釋地有十藪李巡曰藪澤之別名也周禮澤虞有大澤大藪小澤小藪鄭玄云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其職云若大田獵則萊澤野是藪爲田獵之處或焚其草則散失澤藪之用故聚成使不得焚燎之也辨京陵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爲冢墓之地。別彼列反下同疏注辨別至之地。正義曰釋丘云絕高爲之京非人爲之丘李巡曰丘高大者爲京也孫炎曰爲之人所作也則京爲丘類人力所作也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大陸謂土地高大名曰阜阜最大爲陵也檀弓稱趙文子與叔譽觀于九原觀晉諸大夫之墓也僖三十二年傳云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故知別丘陵以爲葬墓之地表淳鹵淳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淳音純鹵音魯說文鹵西方鹹也埆音學疏注淳鹵至賦稅。正義曰賈逵云淳鹹也說文云鹵西方鹹地也從西省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呂氏春秋稱魏文侯時吳起爲鄴令引漳水以灌田民歌之曰決漳水以灌鄴旁終古斥鹵生稻粱是鹹薄之地名爲斥鹵禹貢云海濱廣斥是也淳鹵地薄收穫常少故表之輕其賦稅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疆居良反注同賈又其兩反潦音老疏注疆界至租入。正義曰賈逵以疆爲疆檗墝埆之地鄭衆以爲疆界內有水潦者案周禮草人凡糞種疆檗用蕡鄭玄云疆檗疆堅者則疆地猶堪種植非水潦之類故從鄭衆之說數其疆界有水潦者計數減其租稅也孫毓讀爲疆潦注云砂礫之田也規偃豬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偃於建反又一音如字豬陟魚反尚書傳云停水曰豬疏注偃豬至多少。正義曰禹貢徐州大野既豬孔安國云水所停曰豬檀弓云有弒其父者洿其宮而豬焉是豬者停水之名偃豬謂偃水爲豬故爲下溼之地規度其地受水多少得使田中之水注之町原防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町。町徒頂反隄丁兮反頃苦穎反疏注廣平至頃町。正義曰廣平曰原釋地文李巡曰謂土地寬博而平正名曰原釋丘云墳大防孫炎曰謂隄也隄防之間或有平地不得平正以爲井田取其可耕之處別爲小頃町也說文云町田踐處曰町史遊息就篇云頃町界畝是町亦頃類故

連言之也謂廣平爲原者因爾雅之文其實此原謂隄防之間也劉炫云廣平曰原土地寬平當與隰相配非是不得爲井田也釋地於陸阜陵阿之下云可食者曰原孫炎曰可食謂有井田也陸阿山田可種穀者亦曰原也謂彼陵阿之間可食之地非廣平也

牧隰皋隰皋水岸下濕爲芻牧之地。牧州牧之牧

疏注隰皋至之地。正義曰釋地云下溼曰隰李巡曰下溼謂土地窊下名爲隰也詩云鶴鳴于九皋毛鄭皆以皋爲澤之坎是皋爲水岸也下溼與水岸不任耕作故使牧牛馬於中以爲芻牧之地

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爲井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九夫爲井。衍以善反賈云下平曰衍有流曰沃

疏注衍沃至爲井。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衍地高於原傳稱郇瑕氏之地沃饒魯語云沃土之民逸則衍沃俱是平美之地衍是高平而美者沃是下平而美者二者並是良田故如周禮之法制之以爲井田賈逵云下平曰衍有溉曰沃所指雖異俱謂良美之田也六尺爲步以下皆司馬法之文自度山林以下至此有九事賈逵以爲賦稅差品其注云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也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也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也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也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也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也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也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也衍沃之地畝百爲夫九夫爲井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鄭玄云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是鄭賈同此說也案周禮所授民田不過再易唯有三當一耳不得以九當一也山林藪澤京陵偃豬本非可食之地不在授民之限雖九倍與之何以充稅而使之當一井也且以度鳩之等皆爲九夫之名經傳未有此目故杜不云其說

量入脩賦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量音良又音亮注同

疏量入脩賦。正義曰量其九土所宜觀其收入多少乃準其所入脩其賦稅其九土之內偃豬京陵無物可入而言九土之所入者揔言之

賦車籍馬籍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

疏賦車籍馬。正義曰賦與籍俱是稅也稅民之財使備車馬因車馬之異故別爲其文

賦車兵車兵甲士**徒卒**步卒。卒子忽反

疏賦車兵徒卒。正義曰車兵者甲士也徒兵者步卒也知非兵器者上云數甲兵下云甲楯之數故知此兵謂人也劉炫云兵者戰器車上甲士與步卒所執兵各異也司兵掌五兵鄭衆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又曰軍事建車之五兵鄭玄云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事或當然

甲楯之數使器杖有常數。楯食準反又音尹杖直亮反

旣成以授子木禮也得治國之禮傳言楚之所以興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舟師

在二十四年也門于巢攻巢門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開門也。輕遣政反我獲射之必殪殪死也。射食亦反下同殪於計反是君也死彊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彊居良反○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往年楚子將伐舒鳩蔿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鷹於陵反鸇之然反徐又居延反語魚據反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思而後行朝如字如農之有畔言有次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舉復國也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大叔儀也曰烏呼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謂甯子必身受禍不得恤其後也。說音悅注同詩作閱容也疏我躬至我後。正義曰□詩小雅小弁之篇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使終可成思其復也思其可復行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書疏書曰至不困。正義曰尚書蔡仲之命云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此所引書者蓋是彼文學者各傳所聞而字有改易或引其意而不全其文故不同也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以喻君解佳賣反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弈圍棋也。弈音亦棋音其疏注弈圍棋。正義曰方言云圍棋謂之弈自關東齊魯之間皆謂之弈蓋此戲名之曰弈故說文弈從廾言竦兩手而執之孟子稱弈秋善弈秋人自以善弈而著名也棋者所執之子故云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

謂舉子下之不定則不勝其耦是棊爲子也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棊沈氏云圍棊稱弈者取其落弈之義也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出自衞武公及喜九世也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二十五年夷儀會。此傳本爲後年修成當續前卷二十五年之傳後簡編爛脫後人傳寫因以在此耳郟音古洽反別彼列反【疏】注在二至儀會。正義曰凡傳却言前事者皆舉時事爲驗二十四年二十五年頻年會于夷儀恐其事無以相別故復言齊人城郟以明秦晉爲成在二十四年也不直言齊人城郟者以其非經故也此已連經舉之故下文烏餘奔晉直舉城郟之歲不言會于夷儀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伯車秦伯之弟鍼也。涖音利又音類車音居鍼其廉反成而不結不結固也傳爲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爲于僞反跳直彫反傳寫直專反一本作轉【疏】注不結至失之。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左氏傳三十卷則丘明自分爲三十也丘明作傳使文勢相接爲後年之事而年前發端者多矣文十年傳云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十一年云楚子伐麇宣十一年傳云厲之役鄭伯逃歸十二年而云楚子圍鄭皆傳在前卷之末豫爲後卷之始此爲後年修成發其前成不結其事與彼相類不宜獨載卷首知其當繼前年之末也而特跳出在於此卷之首者是傳寫失之也學者以此語字多欲令與下相接故輒斷彼末寫於此首後人因循不敢改易故失之言失其本真也說文云跳躍也謂足絕地而高舉也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故杜以跳言之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十六挍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六 襄二十五年 盡二十五年

經二十五年

齊侯雖背盟主 淳熙本侯誤俟

問陳之罪 浦鏜正誤云問上脫且字

己巳七月十二日經誤 岳本二作一非也

楚人不獲其尸 淳熙本人作不誤也

傳二十五年

孟公綽曰 釋文云綽徐本作卓案漢成陽令唐扶頌曰朝有公卓家有參騫洪适曰公卓即孟公綽也

注棠公至大夫 宋本以下正義十三節揔入不以甲兵注下

使偃取之 淳熙本取誤作敢

故不可昏 淳熙本昏作婚

澤以鐘水 浦鏜正誤云鐘當作鍾

不可以動也 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無也字

據于蒺棃 石經纂圖本閩本亦作棃下及注同岳本監本毛本作藜與釋文合宋本作蔾從易本文也淳熙本誤黎 釋草云 毛本草作艸下同 茨蒺蔾 監本毛本作蒺藜下正義同

死其將至 浦鏜正誤其作期是也 非合所困而困之 宋本而下有乃字 身必危也 毛本危作安非也

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 顧炎武云石經夫誤天案石經此處模糊唯夫字尚可辨炎武非也

或冠模制作有異 毛本模誤摸 故以賜人 宋本人下有也字

欲弑公以說于晉 釋文弑作殺云申志反按杅但知欲殺公耳豈自知為弑哉弑者定其罪之辭也凡若此等可以意求之 伺公閒隙 淳熙本伺作間非也

姜入于室 石經初刻作姜氏入于室改刊去氏字故此行九字

陪臣干掫有淫者 正義引定本亦作掫案史記作陪臣爭趣有淫者徐廣曰爭一作扞索隱曰左傳作扞趣陳樹華云于扞本字也掫趣古字通 扞諏行夜 釋文夜下有也字諸本脫 說文曰掫夜戒守有所擊從手取 宋本取下有聲字段玉裁云此有守字從上無也字與徐鉉本合 掫謀也 宋本掫作諏不誤服本作諏見釋文

公踰牆 岳本牆作墻非也 中股反隊 石經隊作墜

豈以陵民 淳熙本豈作可非也

且人有君而弑之 石經此處刓缺弑字上半可辨

枕尸股而哭 淳熙本哭下衍之字

殺慶舍張本 淳熙本舍作苢

曰所不與崔慶者 石經崔慶者下多有如上帝四字陳樹華云石經涉下文而誤衍也按晏子春秋作所不與崔慶者晏子晏子仰天歎曰此淺人妄增晏子字耳語未終而晏子攙越說之必無是也

閭丘嬰以帷縳其妻而載之 石經宋本岳本閩本監本縳作縛不誤○今訂正

出弇中 石經此行十一字中字覆挍時補刊案上文注云弇中狹道哀十四年失道於弇中即此是也

側瘞埋之 淳熙本埋誤理

四翣案周禮縫人鄭司農注羣經音辨引並作四䍜不誤䍜爲翣之假借字也 必先纏衣其木浦鏜正誤木作材按宋板周禮注作木 廣三尺四寸宋本四上有高二尺三字與鄭注喪大記合

又有甲兵岳本作兵甲案正義當作甲兵岳氏誤倒

注以弑莊公說晉也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寡君聞命矣句下

樂器鍾磬之屬宋本淳熙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鍾作鐘

三十帥石經三十作卅正義云俗本三十帥爲三十師非也按唐人書帥爲師師乃帥之俗字或遂譌爲師見五經文字及干祿字書

注纍自至待命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乃還注下

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傳云鄭成也補案此十三字誤衍各本並無

注今尹屈建宋本此節正義在兵可以弭注下

子彊閩本監本毛本彊作疆非也下同

注墊隘廬水雨宋本此節正義在楚滅舒鳩注下

駐後爲陳釋文作後駐

注獻入至其俘宋本此節以下正義八節揔入愼辭哉注下

閼父爲武王陶正淳熙本閼誤於

舜聖故謂之神明閩本監本聖作賢非也

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釋文配作妃云本亦作配　或失續宋本失下有或字是也　而封黃帝之後於薊監本毛本而作乃誤也　投殷之

以備三恪說文引作以陳備三愙徐鉉等曰今俗作恪按惠棟云義雲章亦以愙爲恪

後於宋宋本投作封與樂記合

至於莊宣石經宋本於作于

宣十一年陳夏徵舒弒靈公諸本並衍一字山井鼎云宋板十字下闕後人補入一字非也徵舒弒靈公在宣十年諸本作十一年誤也

以憑陵我敝邑宋本淳熙本岳本憑作馮與釋文合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顧炎武云石經堙誤煙案炎武所據乃謬刻家語洪範正義引並作井堙周禮稻人正義作井闉

授手于我案家語作授首于我惠棟云手古首字儀禮大射儀士喪禮並以手爲古文首字沇形云手當爲首聲同而誤非也　辟誅也淳熙本誅誤除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纂圖本監本毛本昔誤夫案周禮鄭司農注引傳圻作畿古字同　方千里圻音祈下三字乃釋文閩本監本誤入注

何以至焉足利本後人記云至下異本有大字非也

注尨治宋本以下正義十二節揔入禮也注下

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浦鏜正誤云壞衍字以續通解校案正義無壞字

淳鹹也浦鏜正誤也　吳起爲鄴令案高誘注呂氏春秋樂成篇云西門豹文侯用爲鄴令史起亞之吳乃史字之誤

賈逵以疆爲彊檕墝埆之地宋本爲彊作爲彊閩本監本毛本檕作㯻亦非下同宋本作㯻是也　彊㯻彊堅者閩本監本毛本彊作彊非宋本

下彊字作强

偃豬下濕之地 纂圖本監本毛本濕作溼

寬平當與隰相配 毛本隰作溼非 陸阿山田 宋本陸作陵是也

衍地高於原 宋本原下有也字

賦車兵徒卒 石經宋本岳本監本卒作兵顧炎武云石經卒誤作兵非也梁履繩云杜於徒兵下注云步卒釋文卒子忽反若傳文爲徒卒則杜不須注陸氏何不舉傳文而標注字邪

賦車兵徒卒 宋本監本卒作兵 徒兵者 毛本兵誤卒

使器杖有常數 宋本作仗是正字陳樹華云作仗非誤也

彊其少安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彊作疆釋文同居良反石經本作彊後加土

子大叔問政於子產 淳熙本子誤乎

言有次 纂圖本監本毛本有誤其

曰烏乎 石經宋本淳熙本乎作呼是也 詩所謂我躬不說 石經初刻作閱後改說釋文云詩作閱 我躬至我後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篇末

不如弈棋 纂圖本監本毛本弈作奕按說文作弈云圍棋也从亦廾聲 弈圍棋也 纂圖本監本毛本弈誤奕正義同 故說文弈從其 宋本其作廾是也 秋人自以善弈而著名也 浦鏜正誤云人疑蓋字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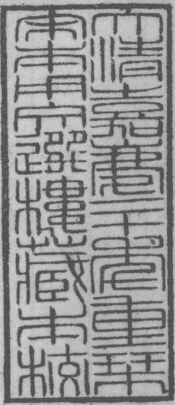
【傳】春秋正義卷第二十四 石經春秋經傳集解襄五第十八岳本五上增公字並盡二十八年按宋殘本此卷起

會于夷儀之歲 閩本監本毛本亦在卅六卷之末皆仍十行本之誤 此傳本爲後年 至 以在此耳 案此三十二字乃釋文淳熙本誤作注

注在二至儀會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篇末

涖音利至廉反案此十三字及釋文淳熙本誤入注

傳寫失之諸本作傳釋文云一本作轉　麇子逃歸毛本麇誤麋下伐麇同　欲今與下相接宋本今作令是也監本毛本作合並非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十六校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七 襄二十六年盡二十六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衞甯喜弒其君剽。剽匹妙反 衞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衎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爲叛也。背音佩 疏 注衎雖至叛也。正義曰叛者背君之名嫌無君不得爲叛故注明之林父畏衎入殺已以邑先叛故衎今雖未居位林父以背國之故猶爲叛也 甲午衞侯衎復歸于衞 復其位曰復歸名與不名傳無義例 疏 注復其至義例。正義曰復其位曰復歸成十八年傳例也僖二十八年衞侯鄭復歸于衞曹伯襄復歸于曹與此衞侯衎皆書其名成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不書名俱是歸國立文不同傳無義例史異辭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荀吳偃子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卿會公侯皆應貶方責宋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駮之若皆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貶之。澶市延反駮邦角反 疏 注卿會至貶之。正義曰僖二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是卿會公侯皆合貶良霄亦當貶也但向戌會公已自當貶而又有後期之責仲尼書經方責向戌後期故書書良霄所以責向戌非是舍霄罪也若良霄與晉宋皆貶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被貶其後期之責不見故書良霄名退宋班明向戌有二罪也案春秋諸國之會後至者多唯退進先至之人此直退宋人在鄭人之下於文自足必特書良霄以駮向戌者以向戌宋之執政上卿魯公親自在會後期而至惰慢之甚故特書良霄深責向戌異於他例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痤才何反惡烏路反 ○晉人執衞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未同盟而赴以名 疏 注未同盟而赴以名。正義曰宣十七年許男錫我卒甯卽錫我之子嗣立以來未與魯會盟而赴以名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 脩會夷儀歲之成 叔向命召行人子員 欲使荅秦命。員音云 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 御進也言次當行 疏 注御進至當行。正義曰言當進待君受君命也行人非一遞進御此日次朱

當御亥而不使是黜之也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爲大夫○應應對之應何以黜朱於朝
黜退也撫劍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晉國賴之
不集三軍暴骨子貟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
也拂衣從之拂衣褰裳也○暴蒲卜反徐扶沃反道音導御魚呂反拂芳弗反褰起虔反本或作騫音雖同義非也說文云褰袴也疏注拂衣褰裳也○正義曰
拂者○披迅之義以其將鬭知拂衣即褰裳也對則上衣下裳散則可以相通故以褰裳解拂衣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於治○治直吏反
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二子不心競爲忠而撫劍拂衣○爭爭
鬭之爭不務德而爭善爭謂所行爲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私欲侈則公義廢○侈昌氏反又尺氏反疏平公
至卑乎○正義曰平公見其臣鬭而言其庶乎者以其臣爭爲國國事必興故庶幾於治也劉炫云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皆道子朱之心非叔向之罪杜言二子不心競似亦并責叔向
者以鬭雖一曲一直乃是兩人爭理故以二子言之據其鬭而言力爭則叔向亦爭爭善則叔向无之叔向以子貟無私欲令應客亦非私向无可爭杜云爭謂所行爲善唯言子朱之心也○
衛獻公使子鮮爲復使爲已求反國○鮮音仙爲于僞反注同辭辭不能敬姒強命之敬姒獻公及子鮮之母○姒音似強
其丈反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
喜言言復國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其間故公使子鮮子鮮
不獲命於敬姒不得止命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
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瑗走從近關出○蘧居其反瑗于
眷反又于萬反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衛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

獻公今弒剽○弒申志反天下誰畜之畜猶容也○畜許六反注同一音勑六反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悼子甯喜也受命在二十年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還否○使所吏反還音環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見賢遍反一音如字淹於廉反徐於嚴反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爲人猶如故○夫人音扶若不已死無日矣已止也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言子鮮爲義多不過亡出悼子曰雖然不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子孫文子之子○守手又反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在故乘弱攻之甯子出舍於郊欲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子叔衛侯剽言子叔剽無謚故○復扶又反下復愬同

疏 辛卯角○殺子叔及大子角○正義曰服虔云殺大子角不書舉重者案晉侯宋公殺其世子及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皆書經則世子不輕於大夫也孔父荀息之徒弒君之下并亦言大夫大夫旣書於經則弒君并殺世子世子亦當書不得爲舉重也杜旣不解當以不告故耳○注子叔至謚故○正義曰此剽是穆公之孫黑背之子於獻公爲從父昆弟成十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是黑背字子叔即以子叔爲族也元年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傳云衛子叔來聘是舉族而稱之也今云殺子叔亦是舉其族爲剽無謚故稱族也

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嫌受父命納舊君無罪故發之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屬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林父事剽而衎入義可以退唯以專邑自隨爲罪故傳發之

疏 書曰至戮也○正義曰春秋書叛者有此孫林父與宋華亥宋公之弟辰晉趙鞅晉荀寅五者經皆書叛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皆以地來奔雖文不稱叛傳謂此三人爲三叛人則三者亦是叛也所言叛者或據邑而拒其君或竊地他國皆

為有地隨已故稱為叛昭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定十四年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地不隨已則不稱叛是叛雖反背之辭皆由地以生名也叛者判也欲分君之地以從他國故以叛為名焉叛無凡例傳言書曰是仲尼書為叛也人君賜臣以邑以為祿食臣之祿謂所食邑也君實有之言其不得專以為已有也君臣有義而合義則進以事君受此祿食否則奉身而退當身奔他國而以祿歸君專君之祿以周旋從已於法為罪戮之人故書入於戚以叛罪孫氏也釋例曰古之大夫或錫之田邑或分之都城故有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君之祿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若專祿以周旋雖無危國害主之實皆書曰叛叛者反背之辭也庶賤之人不齒於列故雖有善惡不章顯名氏若乃披邑害國則以地重必書其名且終顯其惡也適魯則書地曰來奔來奔則叛可知蓋記事外內之辭也劉賈說三叛人以地來奔不書叛謂不能專也此直外內之辭既以地來妻公之姑姊還其大邑不得復言不能專也是杜以庶其之等皆為叛也專祿者謂專君之祿以為已有東西隨已謂之為專服虔云專祿謂以戚叛也既叛衛亦不臣於晉自謂若小國是為專祿其意言專獨有之不屬人也若不屬晉何為被衛侵而愬於晉地若不入晉晉復何以戍之傳言。言以戚如晉服言不臣於晉是反王明以解傳也

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納而復其位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頷搖其頭言衍驕心易生。竟音境頷戶感反本又作顉易以豉反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二三子諸大夫。大音泰朝如字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之公聞文子荅甯喜之言故怨之【疏】注公聞至之言。正義曰沈氏云大叔文子聞甯喜許公之言而發歎本非面荅甯喜之言而云荅者時聞甯喜之言遂自評論不許於甯子與對面相荅無異故言荅也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所怨在親親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出謂衎居謂剽也。羈居宜反紲息列反扞戶幹反圉魚呂反下同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叛故孫氏

愬于晉晉戍茅氏茅氏戚東鄙。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殖綽齊人今來在衛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厲惡鬼也遂從衛師敗之圉蒯感父言更還逐殖綽圉衛地雍鉏獲殖綽雍鉏孫氏臣。復愬于晉爲下晉討○鄭伯賞入陳之功入陳在前年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摠名蓋請之於王。路本亦作輅音路

疏注先路至於王。正義曰周禮巾車云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則禮於卿大夫所當乘者名車不名路也而傳稱王賜叔孫豹鄭子蟜者皆云大路知此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摠名也賜車稱路從王賜之名必是稟王之命故云蓋請之於王也宣十六年傳云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知諸侯命臣有請王之法故云蓋也

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爲邑先八邑三十二井。先徐悉薦反下同或如字

疏注以路至二井。正義曰禮遺人以物皆以輕先重後故以路及命服爲邑之先也周禮小司徒四井爲邑故杜以八邑爲三十二井劉炫云案論語有十室之邑又杜注免餘辭邑爲一乘之邑又宋鄭之間六邑喦戈錫等杜何以知此邑非彼等之邑必以爲四井之邑今知不然者邑之爲名大小無定子展子產爲鄭日久先有采邑今以入陳有功加賜田土不應更以八个大邑而又與之至於免餘辭邑云唯卿備百邑故杜以爲一乘之邑合論語百乘之家其實一乘稱邑文無所出周禮稱四井爲邑杜以正邑解之故云三十二井得爲漸賜土田之義又八邑六邑爲節級之差劉以爲大邑而規杜氏非也

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爲卿故位在四。殺所界反見賢遍反

疏注上卿至在四。正義曰十五年傳云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是伯有在子西之下也十九年傳云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當國謂攝君事聽政謂爲上卿是子西次子展故此注以子西爲二良霄爲三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如彼文次伯有在子西之上二十九年禆諶論子產位次云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政焉辟之先言伯有後言子西又是子西在伯有之下者據十九年傳子西必在伯有之上蓋其後更有進退杜據傳上文以次之

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公孫揮曰子

產其將知政矣知國政讓不失禮〇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
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召公爲澶淵會。爲于僞反〇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
而還雩婁今屬安豐郡。雩音于徐況于反如淳同韋昭音虛或一呼反婁如字徐力俱反如淳音樓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
戍之皇頡鄭大夫守城麇之邑。麇九倫反頡戶結反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
之公子圍共王子靈王也。戌音恤正於伯州犂正曲直也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
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戌皆非細人易別識也。易以豉反別彼列反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
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上時掌反下注同介音界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
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意。道音導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爲王子所得戌怒抽戈逐王子
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印堇父鄭大夫。抽勑留反印一刃反堇音謹楚人囚
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主作辭令之正。以爲請子
產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請堇父必不得。爲于僞反又如字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
然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 疏 秦其不然。正義曰秦不肯其如是也 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
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辭如此堇父可得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
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得堇父傳稱子產之善。使所吏反〇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
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正戚之封疆。疆居良反注同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西北

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疏】注戚城至井也。正義曰傳言西鄙懿氏則西鄙之地以懿氏爲名也謂之懿氏則以懿爲氏族之名蓋上世有大夫姓懿氏食邑於此
地因以其姓名其城也杜以懿氏既爲邑名而云取其六十故以爲取田六十井服虔云六十邑劉炫以服言爲是今知非者此六十之文揔屬懿氏懿氏不見經傳則卑細可知既非卿大夫何
得廣有土地分六十之邑而與孫氏且直言六十本無邑文故杜以爲六十井劉從服說以規杜氏非也**趙武不書尊公也**罪武會公侯**向戌不**
書後也後會期**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至【疏】趙武至所也。正義曰僖二十九年諸侯之卿會公于翟泉皆貶之稱人傳曰卿不書罪之也
八年諸侯之卿會晉侯于邢丘亦貶稱人傳曰大夫不書尊晉侯也然則尊公侯罪大夫其義一也傳文互相見耳此言趙武不書尊公也亦是罪武也故杜云罪武會公侯也其會公侯之罪向
戌良霄與趙武亦同但爲別有見義不貶良霄不得揔云卿不書罪之故特言趙武不書尊公明良霄向戌亦爲尊公不應書也向戌不書後也言既爲會諸侯復爲後會期故不得如良霄書名
氏也會之班次以國大小爲序諸會鄭在宋後此會鄭先於宋爲鄭依期而至不失所也如不失其所自是常事非有善可褒而得進其班者鄭班常在衛下此會齊衛不至無常班宋自當次晉
此直退宋耳非進鄭也言其不失所直是不失常亦非褒文也討良霄會公亦應合貶所以得書名者方責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駮向戌非爲舍霄罪也釋例曰澶淵之會趙武向戌良霄以大
夫而會魯侯違在禮之制其罪一也戌加後會之尤霄有不失所之進文不得並言卿不書罪之故特言尊公明公尊非三人之所敵三人之罪既正而二人獨以他義別敍也以是杜言良霄會
公亦合貶也言霄有不失所之進者正謂不使與宋俱退得進復其本班耳非有升進異於常也宋以後至退班不在曹人下者宋是大國退居鄭下足以爲責故令仍在曹上此會曹國最小其
班正當居末曹人非後至也案翟泉之盟諸卿敵公則沒公此亦諸卿敵公不沒公者翟泉之盟杜注云魯侯諱盟天子大夫是以沒公然則此大夫敵公非公有罪是以不沒公也**於**
是衛侯會之晉將執之不得與會故不書。與會音預【疏】注晉將至不書。正義曰下云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是於此會爲將執之不得與會也不得與會而
傳云衛侯會之言其至會所耳**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討其弒君伐孫氏也遺北宮括之子女齊司馬侯歸晉而後告
諸侯故經書在秋。女音汝**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晉主獄大夫**秋七月齊侯鄭伯**
爲衛侯故如晉欲共請之。爲于僞反下爲臣注爲林父爲臣皆同**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

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嘉戶嫁反注同【疏】注嘉樂至于天。正義曰嘉樂君子以下皆詩之文也晉侯賦此言已嘉樂二君也二君以晉侯樂已之故故齊賦蓼蕭言澤及於已鄭
賦緇衣言不敢遠晉所以荅嘉樂也服虔云晉侯自嘉樂愚之甚也國景子相齊侯景子國弱。相息亮反賦蓼蕭蓼蕭詩小雅言太平澤及遠若露之
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蓼音六大音泰子展相鄭伯賦緇衣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不敢違遠於晉。緇側其反粲七旦
反遠于萬反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
拜鄭君之不貳也蓼蕭緇衣二詩所趣各不同故拜二君辭異。祧他彫反【疏】叔向至貳也。正義曰沈氏云賦蓼蕭喻晉侯德澤及諸侯言晉侯有德
是安我宗廟也其言與注合緇衣首章云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欲常進衣服獻飲食是其不二心也劉炫云蓼蕭首章云既見君子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
兮言晉侯有聲譽常處位是得宗廟安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向語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
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
謂晉爲林父執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
言自以殺晉戍三百人爲罪不以林父故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見賢遍反【疏】注逸詩至剛馬。正義曰
漢書藝文志有周書篇目其書今在或云是孔子刪尚書之餘案其文非尚書之類彼引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與不疑此詩餘無所見故謂彼文是也子
展賦將仲子兮將仲子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衛侯雖別有罪而衆人猶謂晉爲臣執君。將仲子兮將七羊反注同本亦無兮字此依詩序晉侯乃
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
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爲卿故唯言七穆。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產公孫僑國氏也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
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謂子良公子去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駟公子騑也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士子孔也子然二子孔

已亡子羽不爲 疏 注子展至七穆 正義曰居身儉而用心壹叔向自以察貌觀言而知之其知
鄉故止七也 不由賦詩也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十九年傳文也子羽不爲鄉者案成十
三年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不書於經故知不爲鄉也杜注彼云皆穆公
子也又世族譜云子羽穆公子其後爲羽氏卽羽師頡是其孫此非行人子羽公孫揮也世族譜
以公孫揮爲雜人自外唯有罕駟豐游印國
良七族見於經傳皆出穆公故稱七穆也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 芮司徒宋大夫○芮如銳反 赤而
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 共姬宋伯姬也○堤亦作隄徐丁兮反沈直兮反共音恭 名之曰棄長而美
平公入夕 平公共姬子也○長丁丈反 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 尤甚也 姬納諸御
嬖生佐 佐元公 惡而婉 佐貌惡而心順○婉於阮反 大子痤○美而很 貌美而心很戾○很胡懇反 合左師畏而
惡之 合左師向戌○惡烏路反下皆同 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 惠牆氏伊戾名○廧或作牆音牆戾
力計反 疏 注惠牆氏伊戾名○正義曰服虔云惠伊皆發聲實爲牆戾杜以下文單稱伊戾是舍族稱名故以惠牆爲氏伊戾爲名也內師者身爲寺人之官公使之監知大子內事爲
在內人之長也 秋楚客聘於晉過宋 上已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復扶又反 大子知之請野享
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 夫謂大子也○夫音扶注同女音汝 疏 大子知之○正義曰知之謂與楚客
舊相知故請野享之 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
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 伊戾爲大子內師不行恐內侍廢闕○遠于万反好呼報反近附近之近共音恭本又作供下同 臣
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 詐作盟處爲大子反徵驗也○欿口感反處昌慮反 而騁告公 騁馳也○騁勑景反
曰大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 言欲速得公位 公使
視之則信有焉 有盟徵焉 問諸夫人與左師 夫人佐母棄也 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

子曰唯佐也能免我 以其婉也 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 聒讙也欲使佐失期。聒古活反下同讙呼端反 疏 注聒讙也。正義曰聲亂耳謂之聒多爲言語讙譁亂其耳故聒爲讙也 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 步馬習馬。縊一賜反亨普彭反 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 以玉爲錦馬之先。饋其位反先悉薦反又如字 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闇左師諛大子所以無罪而死。令力呈反使所吏反下文通使同諛羊朱反 疏 左師至受之。正義曰夫人氏者氏猶家也言夫人家之馬也痤死佐爲大子棄卽正爲夫人步馬之時夫人名已定矣故對云君夫人氏也但棄本是妾左師欲令夫人重己故佯不知之夫人聞之懼已不得爲夫人故自稱爲妾饋之錦馬也左師喜得其賜故令使者改命曰君夫人而後拜受之使棄成爲夫人傳言左師之諛也 〇鄭伯歸自晉 請衞侯歸 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 言自懼失敬於大國而得罪 使夏謝不敏 夏子西名。夏戶雅反 君子曰善事大國 將求於人必先下之言鄭所以能自安。下遐嫁反 〇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 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朝如字 疏 注聲子至舉也。正義曰聲子則經傳所云蔡公孫歸生是也傳言其子伍舉足明舉爲參之子聲子文不繫朝故云子朝之子以辨明之 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 獲罪出奔。娶七住反牟亡侯反爲申如字舊于僞反 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 班布也布荊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 疏 伍舉至復故。正義曰楚語云椒舉將奔晉蔡聲子遇之於鄭郊饗之以璧侑曰子尚良食尚能事晉君以爲諸侯主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

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故椒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是杜所云共議歸楚之事傳云言復故謂此也 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平在明年 疏 注平在明年○正義曰明年聲子始說子木傳於此言之者蓋伍舉以此年去楚故傳記之於此年也 聲子通使於晉爲國通平事○爲于僞反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故事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杞梓徐上音起下音子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晉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亡也○僭子念反下皆同濫力暫反 疏 賞不僭而刑不濫○正義曰僭謂僭差濫謂濫佚賞不僭所賞必有功不僭差也刑不濫所刑必得罪不濫佚也 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盡也瘁病也○殄徒典反瘁在醉反 疏 詩曰至謂也○正義曰詩大雅瞻卬之篇也言國內賢人之既云已喪亡矣則邦國盡皆困病此詩之意言無善人之謂也 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也不經不用常法 疏 故夏至善也○正義曰此在大禹謨之篇皋陶論用刑之法也經常也言若用刑錯失等與其殺不罪之人寧失於不常之罪謂實有罪而失於妄免也此書之意懼失善也 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不敢怠解自寬暇則能爲下國所命爲天子○解佳賣反 疏 注爲下至天子○正義曰此商頌殷武之篇詩注謂天命湯於在下之國此云爲下國所命謂下國諸侯推命湯爲天子則商書云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又云室家相慶曰后來其蘇是也 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憚用刑恤民不倦賞

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飫饜也酒食賜下无不饜足所謂加膳也○爲之于僞反下爲之不舉同飫於據反饜本亦作厭於豔反下同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盛饌○饌士眷反

疏將刑至徹樂○正義曰周禮膳夫職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鄭玄云殺牲盛饌曰舉又曰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鄭衆云大故刑殺也莊二十年傳曰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是禮法將刑爲之不舉也舉則以樂勸食不舉故徹去樂縣大司樂云大札大凶大災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鄭玄云弛釋下之釋下即是徹縣也大司樂弛縣之內不言刑殺大故文不具耳

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朝如字療力召反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析星歷反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殿後軍○寘之豉反殿多練反注同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遁徒困反窕徐敕堯反又通弔反易以豉反鈞音均徐居旬反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潰戶內反隧音遂麗力馳反復扶又反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夏戶雅反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鄐晉邑○鄐許六反徐又超六反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

人簡兵蒐乘簡擇蒐閱。蒐所留反乘繩證反閱音悅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秣音末蓐音辱陳直覲反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降戶江反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得取夏姬。雍於勇反注同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邑。邢音刑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酇縣東北有棘亭。譙在遥反酇才多反又子旦反或作贊

疏射御驅侵。正義曰教之驅車侵伐人也

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事見成七年。罷音皮見賢遍反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賁扶云反下同以爲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鄢音偃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在中軍。壓本又作厭於甲反徐於輒反而陳直覲反下成陳并注同卒子忽反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以爲陳

疏注塞井至爲陳。正義曰成十六年傳說此事云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則此謀范匄所爲今以爲苗賁皇之計者鄭衆云此范匄所言苗賁皇亦言之故聲子引以爲喻

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己不復顧二穆之兵。易以豉反注及下易成同賈音亦行戶郎反注及下同賈音衡令力呈反下同復扶又反下復注同

疏欒范易行以誘之。正義曰賈逵鄭衆皆讀易爲變易之易賈以行爲道也欒爲將范爲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欒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欒以良卒從而擊之鄭謂易行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計設謀之時軍既未動道未定分何以言改道也將卒相附繫屬久矣无容臨戰而改易將卒且言易行行非卒伍之名安得爲易卒伍也二者之說皆不可通以

傳言誘之則謂羸師毀軍示弱以誘敵故讀易爲簡易之易謂簡易行陳少其兵備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使中行二郤得克二穆也楚語說此事云雍子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韋昭云中下中軍之上下也歆猶貪也簡易欒范之行示之弱以誑楚也是韋昭已讀爲簡易之易故杜從之也此與楚語俱述聲子之言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之爲楚語亦論鄢陵之役而云雍子之爲二文不同或丘明傳聞兩說兩記之也劉炫以爲國語非丘明所作爲有此類往往與左傳不同故也

中行二郤必克二穆 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錡魚綺反 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 四萃四面集攻之○萃在醉反 疏 注四萃至攻之○正義曰楚語云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韋昭云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見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致攻之韋昭見彼爲三字故說之使通耳蓋二文不同必有一誤

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 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熸子潛反 疏 注夷傷至爲熸○正義曰月令云瞻夷察傷知夷亦傷也於時呂錡射王中目是王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相傳有此語也言軍師之敗若火滅然

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 言楚亦不以爲意○娶本又作取七住反女音汝 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以舉材能比叔向 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 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 疏 子木至逆之○正義曰楚語說此事云子木愀然曰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復何爲不來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資東陽之盜殺之其可乎子木曰不可我爲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非義也子爲我召之吾倍其室乃使椒鳴召其父而復之○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 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恚欲報之○恚一睡反 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

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爲許○爲于僞反下爲國同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明年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貪冒○昧音妹冒亡報反又亡北反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逞快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釁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釁勇貪名之人非能爲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釁許覲反足子住反又如字

疏夫小至從之○正義曰於時鄭國勇夫皆貪欲禦寇敗楚以成已名故子產爲此言以破之夫此鄭國欲得戰者小人之性奮動於勇貪於禍亂冀得戰鬬以足滿其性而自求成武勇之名焉欲得禦寇者皆自爲其身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得從之言禦寇之計不可從也○注釁動至從也○正義曰賈鄭先儒皆以釁爲動也王肅云釁謂自矜奮以夸人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佐奮釁以軒髻是釁爲奮動之意也嗇是吝惜之名故爲貪也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是小人之性貪禍亂也言鄭人欲得與楚戰者皆是奮動於勇貪求名譽之人欲望因有禍亂以成已名非能爲國家計慮希長久之利不可從也定本云嗇養也非也

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南里鄭邑○說音悅下注同禦魚呂反墮許規反涉於樂氏樂氏津名門于師之梁鄭城門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於氾城下涉汝水南歸○縣音玄氾音凡徐扶嚴反

疏注於氾至南歸○正義曰杜檢氾是地名非水名而云涉于氾是於氾地涉水耳釋例土地名云楚伐鄭師于氾襄城縣南氾城是也汝水出南陽魯縣東南經襄城是知於氾城下涉汝水而南歸也

而後葬許靈公卒靈公之志而後葬之○衞人歸衞姬于晉乃釋衞侯衞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傳言晉之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來聘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

疏注起宣至斥尊○正義曰周禮大國之卿三命天子上士亦三命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是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國禮法當稱士也以其人官卑故下士獨得旅稱周禮大宰之屬官有旅下士三十有二人是知宰旅爲冢宰之下士也劉炫

云知時事四時貢職者小行人云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鄭玄云貢謂六服所貢功謂考績之功是諸侯大夫貢時事之義也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

於晉乎辭不失舊阜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失舊○齊人城郟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

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廩力甚反疏注烏餘至城是○正義曰釋例土地名以廩丘爲齊地案廩丘地在東郡

則是衞之邦域齊竟不至此也羊角高魚皆在東郡廩丘與之相近齊不得別有廩丘烏餘齊之大夫得以廩丘奔晉者蓋齊人往前取得衞邑以賜烏餘如鄭公孫段之得州宋樂大心

之有原也宋鄭大夫得以晉地爲采邑是知齊大夫得以衞地爲采邑杜見齊人以之奔晉故釋例以爲齊地明年討烏餘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蓋以廩丘歸齊也襲衞羊角

取之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治直吏反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竇開○竇音

豆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介音界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取魯高魚无所諱而不書其義未聞疏注取魯至未聞○正

義曰服虔云取魯高魚及反之皆不書蓋諱之杜以被人取邑无所可諱故云其義未聞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傳云不言其來諱之也戎來不覺國以爲諱盜竊魯邑而云無可諱者所

言諱者諱國惡禮也侯不在疆戎來不覺是國無政令故諱之此守高魚者不覺介於其庫直是守者罪耳非國之恥故諸被伐取魯邑皆不諱也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書而不諱知失邑

無可諱也此亦戰于麻隧之類蓋經文脫漏耳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宣子范匄諸侯弗能治也

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

則討之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比類宜見討○比必利反疏於是至治之○正義曰烏餘以二十

四年奔晉二十五年范宣子卒趙文子代之爲政至明年始討烏餘故云乃卒治之傳先言治之下乃述其治之事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

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十七挍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七 襄二十六年 盡二十六年

經二十六年

經二十有六年 石經二十作廿 岳本脫有字

注衎雖至叛也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復歸于衛注下

公會晉侯 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侯作人不誤石經此處刓缺○今依訂正

傳二十六年

注御進至當行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能無卑乎注下

遞進御 宋本遞上有更字是也

集成 淳熙本二字誤作傳文

拂衣褰裳也 釋文作鶱裳云本或作褰音雖同義非也按依說文攐摳衣也此爲正字鶱褰皆假借字褰絝也

拂衣披迅之義 宋本衣作者不誤監本毛本披作振宋本亦作振重修監本作張非也

叔向以子負無私欲令應客亦非叔向無可爭 宋本毛本應客下有縱子負應客五字亦非下有叔向爭善四字監本此九字刓擠

唯言子朱之心也 閩本監本毛本唯作惟言子二字監本模糊

敬姒強命之 宋殘本敬字缺末筆下同

苟反 李善注文選豪士賦引作苟反園非也

吾受命於先人 纂圖本吾作善非也

觀知可還否淳熙本脫還字

辛卯角殺子叔及太子角閩本亦誤衍上角字宋本監本毛本太作大是也宋本標起止無上三字以下正義四節宋本揔入復䜌于晉注下

唯以專邑自隨爲罪纂圖本監本毛本唯誤徙　必書其名監本毛本必作以非　傳言以戚如晉此本以上衍言字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刪

頷之而已毛本頷作頷誤葉抄釋文作頷云本又作頷案惠棟云説文引作頷云低頭也玉篇引杜氏注亦作頷又音欽曲頤也列子云巧夫頷其頤而歌合律張湛注云頷猶搖頭也以頷爲頷此古文假借耳

遂自評論考文云評作討

蒯感父言淳熙本父作之非也

雍鉏孫氏臣閩本監本毛本臣下衍也字

賜之先路三命之服釋文作輅云本亦作路案輅俗路字經傳多作路釋名云路亦車也儀禮注君所乘車曰路是也　注先路至於王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讓不失禮句下

不應更以八个大邑而又與之宋本个作箇

隆殺以兩石經宋殘本宋本纂圖本監本毛本隆作降案漢書韋元成傳引傳作降殺　子西即世政焉辟之諸本作政按傳作將　杜據傳上

文以次之案宋本之下有耳字

雩婁今屬安豐郡閩本空闕安字宋本宋殘本淳熙本足利本今上有縣字是也

夫子爲王子圍 淳熙本脫下子字

圭作辭令之正 監本毛本正作止誤也

秦不其然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不其誤倒 秦其不然 宋本作秦不其然此節正義在而後獲之注下

傳稱子產之善 宋本宋殘本稱作積非也

有懿城 淳熙本城作成誤也 注戚城至井也 宋本以下正義七節摠入子展儉而壹注下 懿氏不見經傳 閩本監本毛本脫懿氏二字

使女齊以先歸 淳熙本使誤傳

衞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 宋殘本不重晉字非也

受祿于天 宋殘本宋本于作於 注嘉樂至于天 宋本于作於

言自以殺晉戍三百人爲罪 監本毛本戍誤成

國子賦轡之柔矣 毛本子誤之

衞侯雖別有罪 宋本宋殘本淳熙本足利本衞上有言字 而衆人猶謂晉爲臣執君 足利本無人字重脩監本謂誤請

子然二子孔三族巳亡 閩本二誤七 故稱七穆也 監本毛本穆作族非也

蒍司徒宋大夫 淳熙本司作同誤

棄諸堤下 釋文堤作隄漢書五行志引作棄之隄下

佐元公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作佐元公此本誤作佐公元佐下空缺一字今據各本訂正閩本作佐元公名

大子痤美而很痤淳熙本誤座

寺人惠牆伊戾諸本作牆葉抄釋文作廧云或作牆石經牆字改刊疑初刻亦作廧　注惠牆氏伊戾名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摠入而後再拜稽首受之注下

則嫌楚客過在他年纂圖本則誤別

尹戾請從之石經宋本宋殘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尹作伊是也

伊戾爲大子內師纂圖本監本毛本大作太非淳熙本師誤帥

有盟徵焉纂圖本監本毛本盟作明非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焉作也是也

聒讙也李注文選嵇叔夜絕交書引作聒諠也　聲亂耳謂之聒此本耳字模糊依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誤作叫

左師令使者改命也閩本令誤合淳熙本者誤首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石經初刻伍作五後加亻下同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太作大與石經合　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毛本下子字誤予

注聲子至舉也宋本以下正義十四節摠入彼若謀害節注下

伍舉實送之臧琳云下文聲子曰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又國語楚語上子牟有罪而亡康王以湫舉爲遣之又子牟得罪而亡執政弗是謂湫舉曰女實遣之則伍舉實送之送乃遣字之譌楚之君臣以子牟出奔爲伍舉遣之行將罪及於起謀者故伍舉亦懼禍出奔若但送子牟之行則伍舉罪輕當不至於出奔也　饗之以璧賄宋本賄作侑曰與楚語合　故椒舉降三拜浦鏜云故衍字按明道本國語無故字

明年聲子始說子木　宋本木作氏

詩大雅瞻卬之篇也　毛本卬作仰非

故能爲下國所命爲天子　此本故字實缺據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補正閩本監本毛本故作則非也

古之治民者　淳熙本者誤也

恤民不倦　纂圖本倦誤僣

飫饜也　釋文云饜本亦作厭案李注文選王仲宣從軍詩引作厭依說文則當作猒

國之大憂　宋本國上有凡字與周禮合

若多鼓鈞聲　毛本作多鼓是也宋殘本作多皷

君與夫人不善是也　宋本宋殘本岳本夫人作大夫與石經合

晉楚遇於靡角之谷　閩本監本毛本楚遇二字誤倒

譙國酇縣　諸本作鄼釋文或作贊

注塞井至爲陳　宋本至字作夷竈以三字

以傳言誘之　宋本以上有杜字是也

苗賁皇之爲　監本毛本賁作奔非也

中行二郤　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毛本郤作郄下同是也

中軍見入　監本毛本見作先按韋注作先

瞻夷察傷閩本監本瞻作贍按月令作瞻傷察創依說文夷當作痍傷也

今又有甚於此石經此下旁增者字非唐刻也椒舉娶於申公子牟釋文云娶本又作取石經及諸本作娶

是快也宋殘本快誤怏

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石經此行勇字起而字止比九字初刻似多一字此重刊也夫小至從之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而後葬許靈公注下佗奮釁以軒鬐案文選釁作舋李善引杜注亦作舋俗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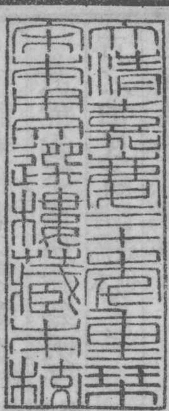
對曰晉士起禮記曲禮正義引作擯者曰晉士起與今本異

注起宣至斥尊宋本此節正義在辭不失舊注下

注烏餘至城是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而貪之節注下如鄭公孫段之得用正德本閩本用字空缺監本誤川宋本毛本作州是○今訂作州

取魯高魚淳熙本魯作會非也

宣子范匄諸本作宣淳熙本誤入



附釋音春秋左氏注疏卷第三十八 起二十七年盡二十八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歃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奐呼亂反與音預下同先悉薦反又如字歃所洽反疏注案傳至惡下○正義曰案傳諸國大夫及諸侯之身至宋者有晉楚齊秦魯衛陳蔡鄭許曹邾滕并宋爲主人凡十四國也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人私屬皆不與於盟爲盟而爲此會故不盟者會亦不序也宋爲地主法當不序於列故經唯序九國大夫也案傳楚先晉歃則當先書楚傳言書先晉晉有信也是仲尼貴晉有信故先書趙武也釋例班序譜晉合諸侯二十國起僖二十八年盡哀十四年大率皆陳後次蔡蔡後次衛是陳于晉會常在衛上也今孔奐乃降於蔡衛在石惡之下故知奐非上卿故也成三年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是計卿位爲班也知非奐後至者以傳稱與蔡公孫歸生同至故也案傳七月之下乃云庚辰子木等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則諸侯大夫七月始集於宋而此會書在夏者事雖在秋行還乃告追以叔孫豹發時書之十年夏會于柤而經書在春注云經書春書始行此亦彼之類也○衛殺其大夫甯喜甯喜弒剽立衎衎今雖不以弒剽致討於大義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爲文書名也書在宋會下從赴疏注甯喜至從赴○正義曰大夫見殺書名者皆是罪之文案此殺喜之傳乃爲專而殺之喜之於衎未爲罪當死也故杜跡其應死之狀弒君之賊於當誅衎雖不以弒剽致討其於大義宜追討之故雖非國人討賊因其被殺亦以國討爲文書其名以罪喜也不以弒君之罪討之故言追也○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而今復患其專緩荅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鱄市轉反又音專復扶又反疏注衛侯至罪兄○正義曰釋例曰仲尼因母弟之例以興義鄭伯懷害弟之心天王縱羣臣以殺其弟夫子探書其志故顯書二兄以首惡佞夫稱弟不聞反謀也鄭段去弟身爲謀首也然則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也推此以觀其餘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衛侯之弟鱄皆是兄害其弟者也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書

弟則示兄曲也是杜以鱄之出奔非鱄之罪故跡其事以為衛侯罪狀也衛侯始者使鱄與甯喜言云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如是則甯喜專權未為負約而今公患其專政故免餘請殺公復縱替免餘任令殺喜既負其言信又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其弟以罪兄也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罪秦伯知此亦罪衛侯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夏會之大夫也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釋例論之備矣○倚於綺反

疏 注夏會至備矣○正義曰杜云夏會之大夫者因經書在夏故云夏會其實會在秋耳諸國朝會而因有他事者皆前目而後凡故此不復序而揔云諸侯之大夫還是夏會之大夫也豹去叔孫者傳言季孫以公命命豹使視邾滕而叔孫不從不書其族言違公命故貶之也從公之命於理順也不視邾滕其是小也順君之命其禮大不視邾滕爲是小豹不倚此順道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也於時魯國君弱臣彊政令出於季氏魯君不得有命臣之理臣之小者季氏以己意命之皆不敢不從也叔孫豹秉心彊直季氏所憚恐不從己意故假以公命命之諸傳言以公命者實非公命而假稱公耳其時魯君未嘗有命此稱公命是假可知豹雖心知是假若其即以爲眞共敬從命則國內義士皆將生心必相告云豹是國之大賢我等仰以取法聞是公命雖非亦從則知公之所命悉不可違豈不使季氏懼而公室尊也從公之命是爲順也如此雖實非公命豹但倚此順道以從公命則弱命之君命得顯矣尊君卑臣在此一舉比視邾滕未爲大失豹乃辨其小是以從己心違君之命故貶之釋例曰季氏專魯祿之去公室三世矣制命出於私門非國所知也叔孫豹魯之賢臣欲匡難以矯時故季孫假之不敢以己意假公命以敕叔孫也邾滕之班不列於會豹不登朝固請受命而行邾滕降次事非機危既不馳請又不辭會而率意政命失命之甚其君眠食於深宮令一出命共命之使所宜崇長雖有小失遂而伸之國內固知我君之命不可以違則季氏有懼而義士生心君子以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也杜言辨小是者豹云宋衛吾匹不視邾滕於理是也但比於申弱君之命使臣卑而君尊此爲小耳

○冬十有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今長厤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爲三失閏故知經誤

疏 注今長至經誤○正義曰此經言十二月而傳言十一月今杜以長厤推之乙亥是十一月朔非十二月也傳曰辰在申再失閏矣若是十二月當爲辰在亥以申爲亥則是三失閏非再失也推厤與傳合知傳是而經誤也

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

勿以受地爲名。喪息浪反注同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疏傳使烏餘具車徒。正義曰必使烏餘具車徒
者以三國皆具車徒若不使亦具車徒恐其驚而覺也且烏餘竊邑諸侯不能治之則烏餘之衆彊也慮其迸散欲聚以執之下云盡獲之是也烏餘以衆出出受
封也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僞若致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徒衆
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疏皆取至於晉。正義
曰古本亦有不重言諸侯今定之本重有諸侯若重言諸侯則天下諸侯以此事故皆睦於晉也劉炫云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則唯謂齊魯宋三國睦耳不重是也○齊慶
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季慶封字叔孫曰豹聞
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
知也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慶封不知此詩爲己言其闇甚爲明年慶封來奔傳。稱尺證反爲賦于僞反注同相息亮反注同鄘音容○
衞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衞大夫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及此反國也
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恐伐之未必勝祇成惡名止也祇適也。祇音支注同對曰臣
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衞大夫。勿與音預使攻甯氏弗克皆
死無地及臣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爲孫氏所殺疏注獻公所殺。正義曰十四年傳曰公使子蟜
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彼所殺者皆是公子而此臣是公孫公言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知是爾時死耳亦不知彼所殺者誰是臣之父也夏免餘復攻
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穀不書非卿也。復扶又反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
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行會于宋爲明年石

惡奔傳。衣於旣反桄之鳩反斂力驗反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林父納我者死謂甯喜。納本又作內音納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沮在呂反難以治國。疏子鮮至難乎○正義曰逐我者應死而得生出納我者有功而更身死章明也沮止也罰有罪所以止人爲惡賞有功所以勸人爲善今賞罰旣無章明何以得爲止勸乎刑法也君失其信違信而殺甯喜而國無法賞罰無所章明以此爲國不亦難乎言治國難也且鱄實使之使甯喜納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不肯留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還。○使者所吏反託於木門木門晉邑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鄉許亮反本亦作嚮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已出欲仕無所自愬。愬息路反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自誓不仕終身疏注自誓不仕終身。○正義曰終身不仕敘事辭也言自誓不仕以終其身故傳言終身不仕也此終身者子鮮之身終也下云公喪之終身者獻公之身終也獻公以二十九年夏卒其子鮮之卒蓋差在獻公之前耳故公喪服以終身也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繐也喪服繐縗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爲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喪息郎反又息浪反稅徐云讀繐音歲注同服音吐外反縗本亦作衰音七雷反疏注稅即至言終身。○正義曰傳云公喪之者言公爲之服喪服也禮無稅服之名如稅服者不知何服也服虔云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是爲稅服服之輕者案禮記過而追服實名爲稅以聞凶之日爲服喪之始其服追過而服之衰麻不爲有異何云服之輕者公若依彼稅服法其兄弟之服則還是齊衰期耳何以得云如也杜以其義不通故云稅即繐也當是聲相近而字改易耳喪服有繐衰裳牡麻絰旣葬除之其章雖有諸侯大夫爲天子以外無人服此服也喪服傳曰繐衰者小功之繐也鄭玄云治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細其縷者以恩輕升數少者以服至尊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是繐者縷細而希疏也喪服之文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是非五服之常也旣葬除之是本無月數也止獻公尋自身薨至死未釋此服故云終身也兄弟之服本鮮特爲服此服也此服旣無月數獻公服之不自云幾月當禮天子諸侯絕旁期計公於子鮮不應爲之服獻公痛愍子服期耳獻公驕淫之君不應過其常月杜言獻公

詩箋謂此子鮮之卒差在獻公前耳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十室又云千室明通稱。乘繩證反通稱尺證反疏注此一至通稱。正義曰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每邑方十里也論語云百乘之家大夫稱家邑有百乘是百乘爲采邑之極此云唯卿備百邑知所言邑者皆是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也杜以一乘名邑書傳無文故引論語千室十室明其大小通稱邑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贊佐也。少詩照反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文子大叔儀○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欲獲息民之名。弭徐武婢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蠹害物之蟲。蠹本又作蠹丁故反疏注蠹害物之蟲。正義曰釋蟲云蝎桑蠹李巡云蝎木蟲也穆天子傳云天子蠹書於羽陵攄去書內簡中之蟲是蟲在木中謂之爲蠹昭三年傳云公聚朽蠹則在諸物之中皆名爲蠹故云害物之蟲也害物之蟲既名爲蠹故害於物者皆以蠹言之孫子兵書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是兵爲財用之蠹也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得久弭今不可不許。菑音災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難之乃旦反下

懼難同焉於虔反下將焉用焉能皆同介音界後注同折之設反注同徐又音制俎莊呂反 【疏】注折俎至之事。正義曰折俎謂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周語文也宣十六年傳曰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彼傳之意言享公當依享法有體薦也享卿當如宴法有折俎也彼王自言之故云王室禮耳其諸侯之待公卿禮法亦當然也故此享趙孟而置折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大司馬云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是司馬掌會同薦羞之事故宋人此享令司馬置折俎也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爲多文辭。使舉是禮也沈云舉謂記錄之也

【疏】仲尼至文辭。正義曰此文甚畧本意難知蓋於此享也賓主多有言辭時人跡而記之仲尼見其事善其言使弟子舉是宋享趙孟之禮以爲後人之法丘明述其意仲尼所以特舉此禮者以爲此享多文。辭以文辭可爲法故特舉而施用之。注宋向至文辭。正義曰杜以賓主之辭禮有定。式於此享也何以獨多故解其多辭之意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所言孔氏聘辭不知事何所出實享禮而謂之爲聘舉舊辭而目曰孔氏事亦不必然也

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衞石惡至 須無陳文子 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 趙武命盈追已故言從趙武後武遣盈如楚

【疏】注趙武命盈追已。正義曰沈氏曰知非晉侯命者若是晉侯應云甲寅荀盈至今云從武至故知趙武命也杜云後武遣盈如楚見此意耳

丙辰邾悼公至 小國故君自來 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 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肱古弘反 丁卯宋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 就於陳成楚之要言 戊辰滕成公至 亦小國君自來 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更音庚見賢遍反 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 不能服而使之 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 請齊使朝楚 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 馹傳也謁告也。馹人實反傳涉戀反 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經所以不書齊秦 秋七月戊寅左師

至(從陳還)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子晳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晳星厤反復扶又反)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示不相忌。藩方元反)

疏 以藩爲軍。正義曰古人行兵止則築爲壘塹以備不虞此藩籬爲軍者方欲弭兵以示不相忌也

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伯夙荀盈)

疏 注伯夙荀盈。正義曰伯夙即是荀盈於傳亦無明據未測何以知之服虔云伯夙晉大夫其意以爲別有伯夙非荀盈也

曰楚氛甚惡懼難。(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氛芳云反徐扶云反)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營在宋北東頭爲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衷音忠徐仲反)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犁)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信亡何以及三(爲明年子木死起本)

疏 志將至三及。正義曰志將逞乎言其不得逞也在心爲志出口爲言志有所之言乃出口故志以發言也與人爲信必言以告之故言以出信也於人有信志乃得立故信以立志也人之處身於世常恐不得安定參即三也言也信也志也三者俱備然後身得安定欲安其身用此三者以定之信亡則志不立失志必死不久何以得及三年

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踣也。單音丹注同斃婢世反踣蒲北反)

疏 匹夫至其死。正義曰匹夫謂賤人也賤人一爲不信猶尙不可況國卿也不信之人盡踣其死言無得生者前覆曰踣謂倒地死也

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

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於死疏食言者不病。正義曰不病者不唯病害而已必至於死也言之不用若食之消散故謂無信爲食言也

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也。僭子念反不信也必莫之

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爲楚所病則欲入宋城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

倍楚可也宋爲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夫如字或音扶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

稱兵以害我稱舉也疏夫能至及是。正義曰夫謂宋也宋能致死助我今晉師與宋致死不但唯敵於楚雖更力倍於楚可也子何須懼焉又想楚人之情不

應及是之惡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功多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

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敦之疏注兩事至敦之。正義曰案傳上文六月戊申叔孫豹至丁卯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子木乃請晉

楚之從交相見則叔孫發魯之時未有此交相見之議也子木既有此請季孫在國聞之季孫使謂叔孫者使人就宋謂之也於時季氏專魯國之利害季孫所量自慮兩屬貢賦必重疑邾滕將

爲人之私故令豹比視小國此直季孫意耳非公意也若是餘人爲使季孫以已意命之無敢違者但叔孫彊直季孫所憚告以已意恐不見從故假稱公命以敦勸之望其敬公命而遂已志也

長厤丁卯是六月二十一日也辛巳是七月五日也丁卯已有此議辛巳方始結盟則叔孫既得公命其去盟日猶遠反魯覆請足得徃來但叔孫知非公命不復更請臨盟則率已之意自從所

欲故釋例云豹不登朝固請受命而行邾滕降次事非機危既不馳請又不辭會率意改命失命之甚是言其間足得反請而叔孫不請故責之也既而齊人請邾宋

人請滕皆不與盟私屬二國故。與音預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

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告豹豹宜崇大順以顯弱

命之君而遂其小是故貶之疏注季孫至貶之。正義曰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此以公命非公可知叔孫亦知非公命故不肯從之其實叔孫違命止違季孫意耳但季孫假

以公命謂之叔孫雖內知非公而其辭稱公即須從命叔孫既得此命宜應內自思省我君由來無命今君唯以此命命我事雖非理亦宜聽從如是則敬君之情深矣豹宜崇此大順之道以顯

弱命之君而乃挍。計公言是非不肯同於小國遂其小是以忘大順故貶之此義至妙唯杜始得
之矣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虔云叔孫欲尊魯國不爲人私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
之義得之案經去其族是文貶也傳言違命是實惡也賈服違經反傳背左氏異孔子孔子貶之
賈逵賞之丘明言其違命服虔善其尊國是不以丘明之言解左傳不以孔子之意論春秋也

晉楚爭先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
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狎更也。先晉悉薦反或
如字狎戶甲反更音庚【疏】且晉至久矣。正義曰陳蔡鄭許乍南乍北成二年楚公子嬰齊爲蜀之盟諸夏之國大夫皆在是晉楚更代主諸侯之盟實久也豈專在晉
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只辭。只之氏反非歸其尸盟也尸主也子務德無
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辨具。辨皮莧反【疏】注小國主辨具。正義曰盟實大國爲主而此云小國主盟知
其主辨具也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
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所言主辨具者如彼執牛耳之類皆小國主
備之法當小國執牛耳鄫衍吳公子執之者於時吳爲盟主夷不知禮故自使其人執之也盟法
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此盟爭先歃不爭主備叔向以小國主盟爲言者叔向以久爭不決或
將戰鬭因盟時小國有所主欲令趙孟下楚假此以勸之耳楚爲晉細不亦可乎欲推使楚主盟乃先楚人書先晉
晉有信也蓋孔子追正之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爲客
。坐才臥反飲於鴆反【疏】注客一至爲客。正義曰享宴之禮賓旅雖多特以一人爲客燕禮者諸侯燕臣之禮也經云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乃云射人請賓公曰命
某爲賓賓出立于門外更使射人納賓公降一等揖之賓即客也是客一坐所尊也季孫飲大夫
酒臧紇爲客二十三年傳也魯語云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路堵父爲客羞鼈小堵父怒相延
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食之遂出文伯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上尸享養上賓鼈於何
有而使夫人怒也是一坐所尊敬之事也案燕禮記曰公與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
賓又聘禮燕聘賓則以上介爲賓此宋公享大夫以趙孟爲客者燕禮謂與已之臣子燕嫌卿敵
公故以大夫爲賓聘禮據特來聘者敬其使人故使介爲賓此則兼享晉楚大夫異於常禮以尊

敬霸主之國故令趙孟爲客服虔云楚君恒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君也楚先歃爲盟主故尊趙孟爲客案此享宋爲主非楚爲主服之妄也劉炫云兼享晉楚之大夫不以屈建爲

賓者賓唯一人出自當時意耳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

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重

直用反下二字同【疏】子木至對也。正義曰上云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是也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

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聞音問又如字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

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治直吏反愧九位反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尚上也。語魚據反下同

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歆所金反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五君謂文襄靈成景【疏】注五

君謂文襄靈成景。正義曰晉語訾祏對范宣子曰武子佐文襄諸侯無二心爲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及爲元師居大傅國無姦民是以受隨范是其光輔五君也服虔云文公爲戎右襄靈爲

大夫成公爲卿景公爲大傅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

不可與爭晉荀寅遂如楚涖盟重結晉楚之好。好呼報反○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自宋

還過鄭。壠力勇反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段。從才用反趙孟曰七子

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言志子展賦草蟲

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爲君子。蟲直忠反召上照反下同忡勑忠反覯古豆反降戶江反又如字下注同趙孟曰善

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子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

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我以爲君也。鶉順倫反賁音奔【疏】注鶉之至君也。正義曰伯有賦此詩者義取人之無善行者我以此爲君是

有嫌君之意於時鄭簡公是穆公之玄孫良霄是穆公之曾孫君并良霄之兄杜言并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者因詩成文故連言之劉君以爲并兄而規杜非也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簀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閾門限使人趙孟自謂。第側里反閾音域徐況逼反使所吏反注同簀音責【疏】注第簀也。正義曰釋器云簀謂之第孫炎曰牀也郭璞曰牀版也然則牀是大名簀是牀版檀弓云大夫之簀與簀名亦得統牀故孫炎以爲牀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刈刈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其君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盡津忍反樂音洛下注及文至樂以安民並同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蔓音萬邂戶賣反逅戶豆反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風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儀。印一刃反蟀所律反大康音泰居音據好呼報反下同瞿瞿居什反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疏】保家之主也。正義曰大夫稱主言是守家之主不亡族也下云數世之主亦然公孫段賦桑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祜。祜音戶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敖五報反焉於虔反下政其焉往同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爲賓榮。倡昌亮反【疏】詩以至賓榮。正義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是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鄭君實未有罪伯有稱人之無良是誣其上也但伯有不臣被公之所怒以公怨怒當自須掩蓋而賦詩道公無良反將公之所怨以爲賓之榮寵劉炫云而公顯然將比來之怨以爲對賓之榮樂也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爲三十年鄭殺良霄傳。侈昌氏反又戶氏反字

林充致反稔而甚反熟也穀一熟故爲一年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數所主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謂賦蟋蟀曰好樂無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疏樂以至可乎。正義曰印段賦蟋蟀義取好樂無荒即不淫也好樂則用樂以安民也其使民也又不淫以使之民皆愛之守位必固在人後亡不亦可乎。注欲宋君稱功無之邑也。正義曰服虔云向戌自以止兵民不戰鬬自矜其功故求免死之賞也如服此言免死謂止兵不鬬民免死也杜以爲謙則向戌自以爲已免死也若使計謀不當則罪合死自矜其功言己得免死故請賞邑也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武。去起呂反下皆同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敝必世反徐亡世反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婢世反云踣也厭於鹽反徐於廉反疏廢興至諸侯。正義曰言之術者謂德刑禮義是興存盛明之法術也驕淫殘虐是廢亡昏闇之法術也皆兵之由者謂皆畏懼此兵行善不行惡畏之則興不畏則亡故云皆兵之由也言不亦誣乎者謂廢興存亡悉皆由兵向戌之意以廢興存亡不須用兵是實須而誣罔云不須故云不亦誣乎服虔曰斃踣也一曰罷也則知服本作斃王肅董遇本皆作蔽謂以誣人之道掩諸侯也杜本作蔽當如王董爲蔽掩之也。削而投之。正義曰宋公賞邑書之於札向戌執之以示子罕子罕削其字而又投之於地也向戌初謀此事子罕不即止之而至此始怒者蓋初謀子罕不知或子罕初亦不覺久思乃知其非也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

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司主也。已音記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戌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恤憂也收取也向戌之謂乎善向戌能知其過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喪息浪反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無咎棠公之子。娶七住反無咎音無本亦作无咎其九反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之弟。相息亮反崔成有病而廢之有惡疾也疏注有惡疾也。正義曰若非惡疾猶堪爲後以疾而廢明是惡疾疾之惡者也不知其何疾也論語稱伯牛有疾不欲見人淮南子云伯牛癩此崔成猶能作亂未必是癩也彊無病亦不得立者愛後妻欲立明故也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朝如字一音直遙反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夫子謂崔杼疏父兄莫得進矣。正義曰成彊是崔杼之子而云父兄者成彊之意以崔杼任无咎與偃棄遠宗族不可自斥於己故舉宗族父兄也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嫳慶封屬大夫封以成彊之言告嫳。嫳普結反徐敷結反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爲崔杼所弒崔之薄慶之厚也崔敗則慶專權他日又告成彊復告。復扶又反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圉人養馬者寺人奄士。○難乃旦反女音汝圉魚呂反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

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其衆居短垣內以守○請爲于僞反下注嫳爲爲齊莊同堞音牒徐養涉反

【疏】崔氏堞其宮○正義曰謂新築女牆而守之

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妻東郭姜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嫳爲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終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之冢以藏之○辟婢亦反徐出亦反○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秉政○楚薳罷如晉涖盟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罷音皮晉侯享之將出賦旣醉旣醉詩大雅曰旣醉以酒旣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太平君子也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之○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爲齊莊公服喪○賃女鴆反以喪如字又息浪反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傳言楚能用賢○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厤過也再失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厤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疏】注謂斗至詳矣○正義曰斗建從甲至癸十者謂之日從子至亥十二者謂之辰傳言辰在申者謂其日昏時斗柄所指於十二辰爲在申也九月當建戌而建申故爲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至今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者厤法十九年爲一章章有七閏從文十一年至襄十三年凡五十七年已成三章當有二十一閏又從襄十四年至今爲十四年又當有五閏故爲應有二十六閏也長厤推得二十四閏者杜以長厤實於其間分置二十四閏釋例云閏者會集數年餘日因宜以安之故閏月無中氣斗建斜指兩辰之間也魯之司歷漸失其閏至此年日食之月以儀審望知斗建之在申斗建在申乃是周家九月也而其時厤稱十一月故知再失閏也於是始覺其謬遂頓置兩閏以應天正以敘事期然則前閏月爲建酉後

閏月爲建戌十二月爲建亥而歲終焉是故明年經書春無氷傳以爲時災也若不復頓置二閏則明年春是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也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無氷非天時之異無緣揔書春也尋案今世所謂魯厤者不與春秋相符殆來世好事者爲之非眞也今俱不知其法術其依春秋經傳反覆其終始以求之近得其實矣杜言以儀審望者大史鑄銅作渾天儀列二十八宿之度設機關候望以測七曜所在故於彼鑄銅儀而審望之知此月斗建申也長厤稱大凡經傳有七百七十九日漢末宋仲子集七厤以考春秋魯厤得五百二十九日失二百五十日是其不與春秋相符也劉炫云遠取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者以三十年絳縣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全日故又云言通計者若據前閏以來短計不得有再失之理今遠從文十一年以來計之是爲通計也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氷（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氷爲災而書○應應對之應）○夏衛石惡出奔晉（寗喜之黨書名惡之○惡之烏路反）○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告將朝楚○羯居謁反）○冬齊慶封來奔（崔杼之黨耆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絶位不爲卿○耆市志反）○十有一月公如楚（爲宋之盟故朝楚○爲于僞反）○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也）○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日誤）

疏 注十二至日誤○正義曰甲寅之後四十二日始得乙未則甲寅乙未不得同月長厤推此年十二月戊戌朔甲寅是十七日其月無乙未也經有十一月十二月月不容誤知日誤也

傳二十八年春無氷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梓慎魯大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戌言之明年饑甚傳乃詳其事○梓音子）

疏 注梓慎至其事○正義曰此年傳鄭游吉云歲之不易宋向戌云饑寒之不恤是今年言之也明年傳云鄭饑子皮餼國人粟於是宋亦饑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是詳其事也

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言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枵許驕反）

疏 注歲歲至失次○正義曰左傳及國語所云歲在者皆謂歲星所在故云歲歲星也五星者五行之精也厤書稱木精曰歲星火精曰熒惑土精曰鎮星金精曰大白水精曰辰星此五者皆右行於天二十八宿則著天不動故謂二十八宿爲經五星爲緯言若織之經緯然也天有十二次地有

十二辰丑子亥北方之辰也次之與辰上下相值故云星紀在丑玄枵在子釋天云星紀斗牽牛也玄枵虛也孫炎曰星紀日月五星之所終始也故謂之星紀虛在正北北方色玄故曰玄枵枵之言秏秏虛之意也漢書律厤志云星紀初斗十二度終於婺女七度玄枵初婺女八度終於危十五度是星紀爲斗牛之次玄枵爲虛危之次也九年傳稱晉侯問公生歲乃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言歲星大率十二年而一周天也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言其年歲星在亥也歲星右行於天至此年十一年耳行未及周故此年歲星常法當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年已在玄枵是其淫行失次也漢書律厤志載劉歆三統厤歆以爲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一千七百二十八年爲歲星歲數言數滿此年剩得行天一周也三統之厤以庚戌爲上元此年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爲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爲次餘以十二除之得八十三去之盡是爲此年更發初在星紀也欲知入次度者以次餘一百二十六乘一次三十度以百四十四除之得二十六度餘是歲星本平行此年之初已入星紀之次二十六度餘當在婺女四度於法未入於玄枵也傳言淫於玄枵未知已在玄枵幾度此舉其大率耳而五星之次行有遲有疾有留伏逆順於厤法更自別有推步之術此不可詳也

以有時菑陰不堪陽 時菑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溫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菑音災注同洩息列反下同

疏 注時菑至發洩。正義曰傳先言無冰乃載梓愼之語則梓愼之語爲無冰而發知時菑謂春無冰也言以有時菑者以此歲星淫行之年而有天時溫煖之菑四時之序冬月當寒故溫則爲菑害也冬月盛陰用事陰寒在地當遏陽使不出時應寒而溫無冰是陰陽相競陰氣不能勝陽故陽氣出地地氣發洩而使時溫無冰也歲星自淫行天時自溫暖其溫不由歲星梓愼以其年有二事而揔言其占耳服虔云歲爲陽玄枵爲陰歲乘陰進至玄枵陰不勝陽故溫無冰按下云蛇乘龍乃謂玄枵乘歲星非歲星乘玄枵也若必以此無冰謂歲乘玄枵所致則成元年春無冰者豈謂歲星乘玄枵乎成十六年雨木冰者復是玄枵乘歲星也

蛇。乘龍 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爲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爲蛇所乘。宿音秀下同

疏 注蛇玄至所乘。正義曰蟲獸在地而有象在天二十八宿分在四方方有七宿共成一象東方爲青龍之象西方爲白虎之象皆南首北尾也南方爲朱鳥之象北方爲玄武之象皆西首東尾也曲禮說軍陳象物云行前朱鳥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是玄武在北方也龜蛇二蟲共爲玄武故蛇是玄武之宿虛危之星也七星共爲玄武但歲星淫行在虛危之分故特指虛危言之耳傳言蛇乘龍龍即歲星也歲星木精木位在東方東方之宿爲青龍之象故歲星亦以龍爲名焉龍行疾而失次出於虛危宿下龍在下而蛇在上是龍爲蛇所乘也歲星天之貴神

福德之星今被乘勢屈是不能祐其本國之象故知宋鄭饑也**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爲宋角亢爲鄭故以龍爲宋鄭之星○亢音剛又若浪反【疏】注歲星至之星○正義曰歲星屬木木位在東方東方之次皆是龍分天之分野卯爲大火辰爲壽星大火房心爲宋分壽星角亢爲鄭分故龍爲宋鄭之星也然則寅爲析木之津析木燕之分野梓愼言不及燕別當有以知之非吾徒所能測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虛星在其中**枵秏名也土虛而民秏不饑何爲**歲爲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秏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秏○秏呼報反復扶又反【疏】枵秏至何爲○正義曰枵聲近秏故枵是秏之名也次有三宿虛爲其中土虛不實而人民秏損不饑何爲也地氣發洩而使時溫無冰即是土虛之事也於時魯國無冰是魯亦地氣發洩下子服惠伯云飢寒之不恤是魯亦饑矣經不書饑饑當差於宋鄭故梓愼唯言宋鄭饑耳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今薊縣○燕烏賢反薊音計【疏】注陳侯至薊縣○正義曰傳言宋之盟故雖文在諸國之下止爲楚屬發傳故杜明之陳蔡胡沈爲宋盟朝晉其齊燕杞狄先非楚屬其朝不爲宋之盟也譜云北燕姬姓召公奭之後也周武王封之於燕居漁陽薊縣其國僻小不通諸夏自召公至簡公款二十九世始見經簡公子獻公十二年獲麟之歲也獻公子孝公七年春秋之傳終矣孝公立十五年卒孝公以下六世始大稱王十二世二百二十五年秦滅之

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以宋盟釋齊秦○與音預下同**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薦賄以副已心○賄呼罪反**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疏】小事至禮也○正義曰言小國之事大國也當每事順從若未獲大國所命之事但如其志之所欲即不待彼命逆即從之如其志意禮也禮者自卑而尊人故先承意志是事大之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重丘盟在二十五年○重直龍反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碏有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從子才用反圃布古反碏七略反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傳言來朝非宋盟宋盟唯

施於朝晉楚○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不免禍日其過此也往日至晉時○日人實反過古禾古臥二反君使子展迋勞於東門之外而傲迋往也○迋于況反後同勞力報反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班之妻○傲五報反下同惰徒臥反君小國事大國古本无小字【疏】君小國事大國○正義曰晉宋古本及王肅注其文皆如此君國謂爲國君言其爲君之難也今定本作小國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爲三十年蔡世子班弒其君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告晉而行○將爲于僞反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伯○還音環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來朝否○馹人實反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祿也○休許虯反注同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憲法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皮束帛○乘繩證反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易以豉反難乃旦反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疏】今執至敢憚○正義曰執事謂楚也楚人詰大叔唯有止還之語耳令游吉還使鄭伯來故游吉原其意爲此

辭作甚之言耳而執事有不利焉違盟言闕君德是於楚爲不利也小國是懼懼楚不利耳不敢自憚勞也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震下坤上復○女音汝何與音預跋涉白木反草行爲跋水行爲涉憚徒旦反之頤☶☳震下艮上頤復上六變得頤○頤以之反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應應對之應疏注復上至故凶○正義曰卦從下起從下而畫陰爻至上六爲純坤又將從下變之故復爲極陰反陽之卦也上處極位位極更无所往故爲迷也既迷而後反本從下積而至迷是爲失道已遠上應在三三亦陰爻遠而無應故凶也復易注云復反也還也陰氣侵陽陽失其位至此始還反起於初故謂之復陽君象君失國而還反道德更興也頤養也易注云頤者日車輔之名震動於下艮止於上口車動而上因輔爵物以養人故謂頤爲養也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謂欲得鄭朝以復其願疏注謂欲至其願○正義曰楚子本意願鄭伯來朝全不顧道理唯欲復其本願而棄其本不脩德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已遠又无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之亦難○幾居依反又音祈疏注幾近至亦難○正義曰幾近釋詁文也十者數之小成言失道遠者復之亦難故舉成數以言之周易復卦上六爻云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是易有十年之語故游吉期之以十年服虔云此行也楚康王卒至昭四年楚靈王合諸侯于申距今八年故曰不幾十年是謂十年不克征也吾乃休吾民矣休息也言楚不能復爲害○復扶又反下復顧同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裨竈鄭大夫○裨避支反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旅客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此禍衡在南南爲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愼則曰宋鄭饑裨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帑音奴惡如字一音烏路反衝尺容反分扶問反疏注旅客至所在○正義曰易有旅卦傳言羇旅旅皆是客故爲客處也歲星常行之度此年當在星紀星紀是其所居之次也今歲星棄其所居星紀之次乃客處在於明年所居之次言其未應往而往向

彼玄枵之次爲客寄也昭三十二年傳云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是歲星所在其國有福當福之衝其國有禍今失次於北故禍衝在南子午之位南北相衝淫於玄枵衝當鶉火南方爲朱鳥之宿帑者細弱之名於人則妻子爲帑於鳥則鳥尾曰帑妻子爲人之後鳥尾亦鳥之後故俱以帑爲言也天之分野鶉火周分鶉尾楚分歲星之衝當此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也歲星客在玄枵惟衝鶉火而鶉尾亦有咎者蓋以歲星漸西衝則漸東尾之於鳥猶是一身故衝其身而及其尾此則裨竈能知亦非吾徒所測也此與上文俱論歲星過次所占不同其事俱驗而巨明兩載之是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效驗惟人所在言其知之在於人各自有意見也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爲壇以受郊勞○相鄭息亮反下同壇徒丹反勞力報反）

疏注至敵至郊勞○正義曰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用束帛勞无設壇之法下云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蓋以朝禮君親行事重故有之也禮有壇墠者先儒以爲除地曰墠封土曰壇此并言除地封土者尚書金縢云三壇同墠是作壇在除地之內故除地封土并言之服虔本作墠解云除地爲墠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坦坦者則讀爲墠也按下云作壇以昭其功昭其禍若是除地草穢尋生不足以昭示後人杜言壇是也下言草舍者不爲壇則不除地故爲草舍耳

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外僕掌次舍者）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刑法也○焉用於虔反下焉用作壇焉辟之又焉用盟皆同宥音又菑音災）

疏亦皆循之○正義曰因循不廢也

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怠解也○解佳賣反）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說也）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共音恭）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無昭禍以告子孫）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爲政，以付舍。○好，呼報反。耆，市志反。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嫳家。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封。○數，所主反。見，賢遍反。

【疏】國遷朝焉。○正義曰：慶封雖與舍政，使舍知政事耳，封猶有當國之重，故國之卿大夫皆遷就嫳家朝焉。

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難，乃旦反。

【疏】使諸至反之。○正義曰：崔氏之亂，但是莊公之黨，崔氏以之爲賊，當時辟難，並悉出奔。崔氏既亡，慶封召令還國，故言使諸逃亡之人得賊名而出者，以已情告而悉反之。

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子之，慶舍。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癸。○妻，七計反，注及下注皆同。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別，彼列反，下同。相取，七住反，本亦作娶。曰：「宗不余辟，言舍欲妻已。

【疏】宗不余辟。○正義曰：男女辨姓，則妻亦辟宗。癸謂慶舍爲宗，言彼宗不於處相辟也。

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言已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斷，音短。惡，音烏。安也，注同。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弒莊公，癸、何出奔，今還來，寵於慶氏，欲爲莊公報讎。○嬖，必計反，下同。欲爲，于僞反。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杖。○先，悉薦反。後，戶豆反。近，附近之近。杖，直亮反。公膳日雙雞，卿大夫之膳食。○膳，市戰反。謂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

【疏】公膳日雙雞。○正義曰：按禮記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其大夫則日食特豚，朔月特牲。今膳日雙雞者，齊國臨時之事，不如禮也。

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饔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減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鶩，徐音木，鴨也。去，起呂反，藏也。洎，其器反，肉汁也。說文云：洎，灌釜也。字林已莊反。饋，其位反。

【疏】更之以鶩。○正義曰：釋鳥云：舒鳧，鶩。舍人曰：鳧，野名也；鶩，家名也。李巡曰：野曰鳧，家曰鶩。郭璞曰：鴨也。然則謂之舒者，舒，遲也，家養馴不畏人，故飛行遲，以遲別野名耳，其爲鴨一也。○而以其洎饋。○正義曰：說文云：洎，灌釜也。周禮士師職云：祀五帝則洎鑊水。鄭玄云：洎謂增其沃汁也。然則洎者，添釜之名，添水以爲肉汁，遂名肉汁爲洎。去肉而空以汁饋，欲其怨之深也。

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公孫。

疏 注二子皆惠公孫。正義曰昭三年傳云二惠競爽猶可又十年傳曰齊惠欒高氏皆耆酒是知皆惠公孫也 慶封告盧蒲嫳 以二子怒告嫳 盧
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 言能殺而席其皮 使析歸父告晏平仲 欲與共謀子雅子尾
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 不敢洩謀。知音智 有盟可
也子家曰子之言云 子家析歸父 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 子車齊大夫 子車曰人各
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 佐子車名 陳文子謂桓子 桓子文子之子無宇 曰禍將作矣吾其
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 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 疏 注慶封至之道。正義曰釋宮云六達謂之莊注爾雅者
皆以為六道旁出杜以九達並九軌故亦以莊為六軌也 文子曰可慎守也已 善其不志於貨財 盧蒲癸王何卜攻慶
氏示子之兆 龜兆 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
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 季慶
封。萊音來從才用反 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 無宇泣。奉芳勇反 乃使歸慶嗣聞之 嗣慶封之族。慶嗣繼嗣之嗣
本或作慶翩誤 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 子家慶封字 禍作必於嘗 嘗秋祭 歸猶可及也子
家弗聽亦無悛志 悛改寤也。悛七全反寤五故反 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 子息慶嗣 陳無
宇濟水而戕舟發梁 戕殘壞也不欲慶封得救難。戕在羊反難乃旦反下外難同 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
告我必不捷矣 姜癸妻慶舍女 癸告之 告欲殺慶舍 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
止之 夫子謂慶舍。愎皮逼反 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 臨祭事。大音泰

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所）麻嬰爲尸（爲祭尸）慶奊。爲上獻。（上獻先獻者。奊戶結反）【疏】慶奊爲上獻。正義曰祭祀之禮主人先獻下文慶舍死公懼而歸則於時公親在矣又此祭慶舍涖事公與慶舍不爲上獻而奊爲上獻者慶舍使爲之不可以禮責也奊卽繩也爲下殺慶繩張本 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宮內。環如字徐音患）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優俳。優於求反俳皮皆反。）【疏】注優俳。正義曰優者戲名也晉語有優施史記滑稽傳有優孟優旃皆善爲優戲而以優著名史游急就篇云倡優俳笑是優俳一物而二名也今之散樂戲爲可笑之語而令人之笑是也宋大尉表淑取古之文章令人笑者次而題之名曰俳諧集 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束絆之也。絆音半）【疏】慶氏之馬善驚。正義曰善驚謂數驚古人有此語今人謂數驚爲好驚好亦善之意也 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疏】注魚里至觀之正義曰杜以優在魚里士往觀之劉炫以爲國人從旁爲優引行以至魚里以規杜氏但傳文不顯古事難知劉輒以爲規一何煩碎 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欒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國。介音界）子尾抽桷擊扉三（桷椽也扉門闔也以桷擊扉爲期。桷音角扉音非門扇也椽直專反闔戶榼反）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甍屋棟。刺七亦反援音爰甍亡耕反字林亡成反）【疏】注甍至棟。正義曰先儒相傳爲然也張衡西京賦曰甍宇齊平言諸屋棟簷高下等也說文云甍棟梁也是又名爲梁此是屋上之長林。椽所以馮依者也今俗謂之屋脊 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多力）遂殺慶繩麻嬰（慶繩慶奊）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言欲尊公室非爲亂。爲君于僞反下爲之誦同）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言公懼於外難。稅吐活反一音如字）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公所故）弗克反陳于嶽（嶽里名。陳直覲反嶽五角反）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光鑑形也。鑑古暫反）

展莊叔見之魯大夫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氾祭遠散所祭不共。瘁在醉反本或作萃同食慶音嗣氾芳劒反疏注禮食至不共。○正義曰禮法食必先祭祭古之先食以示有所先也公食大夫禮云賓升席坐取韭菹以偏擩于醢上豆之間祭又言祭鉶羮於上鉶之間祭飲酒於上豆之間是祭食之禮各有其處論語云汎愛衆汎是寬博之語故知汎祭爲遠散所祭言其不共也

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工樂師茅鴟逸詩刺不敬。○說音悅茅亡交反鴟尺之反刺七賜反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讓魯受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句古侯反下句瀆同疏注句餘至吳邑○正義曰此時吳君是餘祭也明年餘祭死乃夷末代立昭十五年吳子夷末卒是也服虔以句餘爲餘祭杜以爲夷末者以慶封此年之末始來奔魯齊人來讓方更奔吳明年五月而閽弒餘祭計其間未得賜慶封以邑故以句餘爲夷末也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殲盡也旃之也爲昭四年殺慶封傳○殲子潛反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嫌時已聞喪當書故發例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在襄二十一年○喪息浪反故鉏仕居反公子鉏也本或作故公鉏者非瀆音豆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反還也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齊別都以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邶蒲對反殿多薦反又如字注及下同疏注六十邑○正義曰傳直言六十杜知六十邑者下云與北郭佐邑六十則此亦是六十邑也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

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遷移也。惡烏路反且夫音扶幅音福疏外不得宰。正義曰外猶以外宰猶益也以邶殿爲外也

言吾先有邑更不得益邶殿耳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爲之幅疏夫民

至幅之。正義曰人皆欲生計重厚而多財用利益心旣無厭於是乎用正德以幅之言用正德以爲邊幅使有度也使無黜嫚黜猶放也。黜勑律反嫚徐音慢謂

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

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公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

蒲嫳于北竟釋放也竟音境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

王有亂臣十人亂治也。治直吏反疏武王有亂臣十人。正義曰尚書泰誓文也亂治也以武王自言我有治理政事者十人鄭玄論語注云十人謂文母周

公大公召公畢公榮公大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同心故必得。令力呈反

疏不十人不足以葬。正義曰案武王有亂臣十人而得天下崔子若有十人唯得葬者武王聖人十人皆大德故有天下崔子是罪人又有十人是凡人故唯可以葬也所引武王十人者

雅取同心之義旣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崔氏大璧。拱居勇反徐音恭疏與我其拱璧。正義曰其者其崔杼也故云崔氏大璧拱

謂合兩手也此璧兩手拱抱之故爲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

寢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二月戊戌朔乙亥誤。柩其救反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弒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以章其罪。著丁略

反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崔杼之尸不得故傳云國人皆知之疏注始求至知之。正義曰始求崔杼尸不得嫌以他尸代之傳言國

人猶知之皆曰崔子言猶尚識其形知是眞崔子也。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

鄭鄭伯不在巳在楚。爲于僞反過古禾反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滎陽宛陵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西入洧。勞力報反崖

本又作涯魚佳反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受戮必還爲鄭國害敬民之主也而棄
之何以承守言無以承先祖守其家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言薄土○濟子禮反行潦之蘋藻
言賤菜○潦音老蘋音頻藻音早寘諸宗室薦宗廟○寘之豉反季蘭尸之敬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服蘭之女而爲之主神猶享之
以其敬也疏濟澤至尸之敬也○正義曰此意取采蘋之詩也詩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彼詩采蘋於澗采藻於潦此并言
行潦之蘋藻又別言濟澤之阿者以其亦是出菜之處故先言之也獨言濟者以濟在魯國故穆叔獨舉所見而言也女將行嫁就宗子之家教之以四德三月教成設祭於宗子之廟此詩述教
成之祭寘諸宗室謂薦於宗子之家廟也詩言季女而此言季蘭謂季女服蘭草也案宣三年傳曰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女之服蘭也敬可棄乎爲三十年鄭殺良霄
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昭伯叔仲帶○
爲于僞反下除而爲之備一字並反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邇近也飢寒之不恤誰遑
其後遑暇也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專任子服子始學者
也言未識遠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成伯榮駕鵞○駕音加鵞五河反公遂行從昭伯謀宋向戌曰我
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
爲之備宋公遂反疏向戌至楚也○正義曰魯宋俱是朝楚向戌與叔仲昭伯言不同者二者並爲楚是大國故朝其君昭伯欲令公行故以國大勸公言大
國可畏也向戌欲令公還故以君身規公言君死宜反也意異故言異耳○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宋盟有衷甲之
隙不以此廢好故曰禮○喪如字又息浪反隙去逆反本或作郤好呼報反○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
以徵過也徵審也此緩告非有事宜直臣子怠慢故以此發例○徵張陵反本或作懲誤疏注徵審至發例○正義曰昭三十年傳云非公且徵過杜云徵明也則此徵之

訓亦爲明明審此緩告者非有事故宜緩宜是臣子怠慢耳杜序以故書爲新意故於此發新例以明諸無事故而緩來告者皆是譏其怠慢也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十八挍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八 起二十七年盡二十八年

經二十七年

宋爲主人 淳熈本人作故非也 故經唯序九國大夫 淳熈本唯誤進 陳于晉會常在衞上 足利本後人記云晉會異本作盟會

甯喜至從赴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衞侯之弟節注下 於當誅 宋本於下有法字是也 不以弒君之罪討之故言追也 浦鏜正誤云罪當時字誤

書弟則示兄曲也 閩本監本毛本示作是

其君民食於深宮 補案民當作眠 宋衞晉匹不視邾滕 閩本監本視作是非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朔 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卯作亥不誤 非十二月也 毛本十作一非也

傳二十七年

傳使烏餘具車徒 宋本毛本無傳字以下正義二節宋本揔入諸侯是以睦於晉注下

烏餘以衆出 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足利本以下有其字是也

皆取其邑而歸諸侯是以睦於晉 案劉炫云晉宋古文皆不重言諸侯正義曰定本重有諸侯今石經及諸本皆重諸侯二字細玩傳文當以使諸侯至皆取其邑而歸爲句下文諸侯是以睦於晉爲句若此處重諸侯字則文理有碍然則晉宋古本是定本非也

祇成惡名止也宋殘本祇作衹纂圖本監本毛本作祇亦非宋本作衹與石經及宋刻釋文合　祇適也淳熙本誤入上注恐伐之未必勝之句下按唐人衹適也其字衣旁廣韻玉篇皆然

父子死余矣顧炎武云石經余誤餘按石經不誤　注獻公所殺宋本監本毛本公下有至字以下正義五節宋本揔入乃使文子爲卿注下

夏免餘復攻甯氏顧炎武云石經餘誤余案石經此處刓缺所據乃謬刻也

納我者死釋文納作内云本又作納

注稅即至言終身宋本監本毛本無言字　服之輕者宋本服上重稅服二字　杜以言義不通宋本言作其是也

大夫稼家閩本監本毛本稼作之亦非宋本作稱是也

財用之蠹葉抄釋文蠹作蠧云本亦作蠹注及正義同　蠹害物之虫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虫作蟲不誤正義放此　注蠹害物之虫宋本以下正義十七節揔入盟于蒙門之外注下　蝎木蟲也宋本木下有中字

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石經楚字起之字止分作二行行九字初刻似齊下多一字晉楚二字之間亦多一字　則固

攜吾民矣石經宋殘本岳本攜作攜　以爲此享多文辭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文此本誤人今訂正　禮有定式監本毛本定作足誤也

丁卯宋戌如陳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宋下有向字是也石經初刻向上有宋字後刊去故向字一行九字案錢大昕云上文已書向戌此不當更言宋石經刊去是也

不能服而使之纂圖本服作復非也

子木使馹謁諸王石經此處刓缺閩本監本毛本馹作驛非也注文同

戊寅左師至 淳熙本左誤反

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 石經及諸本作奐毛本誤渙

此藩籬爲軍者 宋本此下有以字是也

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 石經及諸刻本作所淳熙本誤信

與宋致死 岳本無此四字沈彤云此疑因疏文誤增舊本無之

晉獨取信 淳熙本取作旺誤

則貢賦重 淳熙本貢作真非是

但叔孫彊直 閩本監本彊作疆非也

辛巳芍始結盟 閩本監本毛本芍作乃亦非宋本作方是也○今從宋本

反魯復請 宋本復作覆

而乃校計公言是非 毛本校作較

楚爲晉細 淳熙本纂圖本監本毛本爲作謂非也

欲推使楚主盟 淳熙本纂圖本欲作故非也

路堵父爲客 浦鏜正誤路作露與國語合

公與燕 宋本與下有卿字是也

無愧辭 釋文愧作媿按依說文則當作媿

注五君謂文襄靈成景 宋本此節正義在不可與爭句下

晉語訾祏對范宣子曰 閩本監本祏作祐非也

諸侯無二心 監本二字脫上畫考文云二作貳按明道本國語作二

及爲元師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師作帥按作師是也國語作及爲成師唐固注云爲成公君師此元字亦當爲成字之誤

晉荀寅遂如楚涖盟 閩本監本毛本亦誤作寅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作盈與石經合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 淳熙本于作子非也

請皆賦以卒君貺 李善注荅東阿王書請下有詩字似以意增也

注鶉之至君也 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摠入不亦可乎句下

牀第之言 淳熙本第作第並非下同

曰既見君子 山井鼎云足利本後人曰上補又字非也

中心藏之 山井鼎云二本後人改藏作臧案作臧是也

不亡族也 閩本監本毛本亡作忘非也

故能受天之祜 宋殘本閩本祜作祐按釋文作祜

匪交匪敖 山井鼎云後人改匪交作彼交不知據何本案王念孫云匪即彼也說詳廣雅疏證五下

謂賦蟋蟀曰 纂圖本曰上衍詩字

宋左師請賞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此節經文及注在正義不亦可乎之後

即不淫也 宋本即不上重無荒二字

民皆愛之 皆字此本空闕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補

注欲宋君稱功無之邑也 閩本無作至宋本監本毛本作欲宋至邑也以下正義三節宋本摠入向戌之謂乎注下

自以爲已免死也 宋本已作巳下同

而子求之 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求下有去字閩本初刻無後剜擠

以誣道蔽諸侯 石經及諸本作蔽釋文云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案正義

云董遇王肅本皆作蔽謂以誣人之道掩諸侯也與陸氏異惠棟云敝與弊通昭十四年傳云叔魚蔽罪邢侯周禮大司寇職云以邦成弊之鄭衆曰弊之斷其獄訟也服虔又作斃字異而音義實同

也 服虔曰斃踣也一曰罷也則知服本作斃 閩本監本毛本上斃字改敝下改弊案斃踣也本爾雅釋詁文

左師辭邑 淳熙本師作帥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石經初刻收誤牧後改刊惠棟云頌云假以溢我說文及廣韻引詩云誐以謐我誐與何音相近伏生尚書云惟刑之謐哉古文作恤恤愼也故毛傳亦訓溢爲愼今傳作恤與毛傳義合或古謐溢字通鄭氏訓爲盈溢失之杜氏訓恤爲憂九誤說文云誐嘉善也毛傳訓假爲嘉義亦同案段玉裁云莊子書以言其老洫也陸德明云洫本亦作溢同音逸然則恤與謐洫皆同部相假借

收取也 岳本也誤之

東郭姜以孤入 纂圖本監本毛本姜作彊誤也 曰棠無咎 石經宋本宋殘本無作无與釋文合惠棟云无見衛宏古文奇字今易无咎字皆從此

注有惡疾也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慶封當國注下 疾之惡者也 宋本疾字上重惡疾二字

苟利夫子必去之 考文云宋板之作也非是

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 足利本帥作率

終入於其宮 宋本宮誤言

閒先人之冢以藏之 閒諸本作開此本誤宋本宋殘本岳本冢作家是也淳熙本誤家

必能養民 毛本必誤以

申鮮虞來奔 纂圖本申作中

以應大止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大止作天正是也 具依春秋經傳 監本閩本毛本具作俱 大凡經傳有七百七十九日

監本毛本七十作九十李銳云晉書志作七十宋本是也

經二十八年

以絕位不爲卿 淳熙本卿作罪非也

楚子昭卒 案史記論衡吉驗篇昭作招

傳二十八年

注梓愼至其事 宋本以下正義六節摠入不饑何爲注下 飢寒之不恤 監本飢作饑非也

枵之言耗耗虛之意也 宋本耗作秏是也○今從宋本 一千七百二十八年 浦鏜正誤云二上脫計字從昭卅二年疏按 以十一除之 宋本一作二是也李銳云漢書三統術日積次盈十二除去之○今改作二

而溫無冰 淳熙本冰誤氷 而有天時溫煖之蓄 宋本煖作暖 歲星自淫行天時自溫暖 監本行天二字誤倒

蛇乘龍 石經初刻虵後改蛇 木位在東方 宋本木誤末

枵耗名也 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閩本耗作秏與釋文合注及正義並同○今訂作秏 虛爲其中 監本毛本爲作危非也 飢寒之不恤 監本毛本飢作饑非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 淳熙本脫陳侯二字伯誤地 楚屬也 淳熙本屬誤子 今薊縣 淳熙本薊誤蘇 注陳侯至薊縣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子其勸行注下

從之如志 此本如志二字誤作注今訂正

未可忘也顧炎武云石經誌誤志案石經此處刓缺所據乃補刻也

入于鄭鄭伯享之石經此處刓缺淳熙本不重鄭字非也

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案漢書五行志引廷勞作往勞傲作敖下隋敖同釋文於作于

君小國事大國案漢書五行志引傳亦作君小國釋文云古本無小字正義曰晉宋古本及王肅注其文皆如此君國謂爲國君言其爲君之難也今定本作小國案臧琳云案正義知孔本作君國事大國晉宋古本及王肅本並同蓋君國猶言君人正義云君國謂爲國君是也唐定本因君國字古因改君字爲小陸氏更參合古今古作君小國事大國則愈改而愈失其真猶幸有古本無小字一言考之正義爲合而陸氏參合之迹亦不求而自見矣正義標起至君小國小字亦因釋文誤衍也

君小國事大國宋本此節正義在恒有子禍注下

爲三十年蔡世子班弒其君傳淳熙本纂圖本三作二非案班經文作般

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閩本監本毛本馹作驛非也

跋涉山川案儀禮聘禮注云詩傳曰軷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軷涉山川○宋殘本自必使而君君字起至知無能謀也謀字止缺兩葉

今執至敢憚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周楚惡之注下

輔爵物以養人宋本毛本爵作嚼

吾乃休吾民矣淳熙本足利本矣作也

禪竈曰石經宋本岳本禪作裨是也

舍不爲壇石經舍上有草字乃重刊增入也正義曰服虔本作墠惠士奇云墠壇二字俱從土而單亶爲聲似古通用案三家詩今文作東門之墠毛詩古文作東門之壇左氏亦古文

當作壇為正
注至敵至郊勞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捴入無昭禍焉可也注下昭其禍宋本昭上有以字是也
因循不廢也宋本因上有言字
宣告後人無怠於德石經後字起一行計十一字人無怠三字改刊
奉行大國之政淳熙本行作其非也
國遷朝焉宋本以下正義十五節捴入其將聚而殲旃注下
則女亦辟宗閩本監本毛本女作妻非言彼宗不於處相辟也宋本於下有我字
寢戈親近兵杖淳熙本近作迫
而以其洎饋宋本無而字
子雅子尾怒案惠棟云韓非子云子夏子尾者景公之二弟也夏與雅古字通
使析歸父告晏平仲顧炎武云石經晏誤宴案石經曰字上半猶存炎武非也
不敢洩謀淳熙本洩作淺誤也
文子使召之顧炎武云石經召誤君案石經此處刓缺炎武所據謬刻也
子家慶封字岳本字誤子
幸而獲在吳越毛本在作其誤也
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石經一字起一行舍字起一行每行計十一字

慶㚖宋本宋殘本㚖作㚖是也案說文云頭衺骫㚖態也從矢圭聲 又此祭慶舍涖事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涖此本誤位今訂正

慶氏之馬善驚顧炎武云石經馬誤焉案馬字石經尚存一半炎武所據補刊本也 士皆釋甲束馬監本馬誤焉

國人從旁爲優毛本旁作傍非也 劉輒以爲規閩本監本毛本無劉字

桷椽也宋殘本作椽也非也

盧蒲癸自後刺子之宋本宋殘本岳本刺作刺是也 猶援廟桷動於甍閩本監本甍誤甍淳熙本作甍九非注同石經初刻亦誤作甍後改正

此是屋上之長林宋本林作材是也

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石經初刻人誤之後改正

羣臣爲君故也石經初刻脫也後旁增入是也 言欲尊公室宋本宋殘本淳熙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室此本誤宝今訂正

人必瘁石經作瘁誤也 慶封氾祭岳本作汎釋文同芳劍反案周禮大僕注窆讀如慶封汎祭之汎 取韭菹以偏擩于醢宋本偏作徧按儀禮作㩉段玉裁校本擩作㨎云古音耎聲在十四部需聲在四部其音畫然分別後人乃或淆亂其偏旁本从耎者譌而爲需而音由是亂矣說詳說文注 祭飲酒於上豆之間宋本酒作食

穆子不說石經宋本作弗說與釋文合

吳句餘予之朱方淳熙本句作勾宋殘本予作子並非

子服惠伯謂叔孫曰石經叔孫誤倒 善人富謂之賞後漢書方術傳注引作善人富謂之幸

賈在句瀆之丘案二十一年傳云公執子賈于句瀆之邱此作賈未知孰是 在襄二十一年宋本宋殘本淳熙本足利本無襄字宋殘本宋本岳本足利本一誤

與晏子邸殿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邸作邶不誤下同○今並訂正　注六十邑宋本以下正義七節揔入皆曰崔子也注下　下

云與北郭佐邑六十諸本作云此本誤文今訂正

受而稍致之淳熙本稍誤梢

武王有亂臣十人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無臣字與石經合案石經此行止九字蓋初刻有臣字後改正也惠棟云石經論語亦然又昭廿四年傳引大誓亦無臣字後人皆據晉時所出古文大誓以益之非也顧炎武云石經脫臣字失之

崔氏大璧宋殘本大作之

注始求而知之閩本亦誤作而宋本監本毛本作至是也

伯有廷勞於黃崖釋文云崖本又作涯石經及諸本皆作崖

伯有無戾於鄭諸本作伯纂圖本誤苟

濟澤至尸之敬也宋本無尸之二字以下正義二節揔入宋公遂反句下　南澗之濱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間作澗是也　如是女之服蘭也閩本監本毛本如誤知宋本重是字之作子

飢寒之不恤監本飢作饑非下同

成伯榮駕鵞宋本駕作駕北宋刻釋文同說詳定元年　不以此廢好纂圖本此廢誤比發

非有事宜纂圖本宜誤且　故以此廢例纂圖本亦作以例誤列諸本廢作發淳熙本亦誤廢○案毛本以作於義長